

言文
對照

古文筆法

篇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言文
對照

古文筆法百篇上冊

用筆轉換法（原人）

清方 芭

方芭，字靈臯，清時桐城縣人。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用古語引起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引申徵之也。斷制謹嚴何以謂聖人。賢人為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為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國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盡其力。縱嗜慾。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為堯舜之驗也。申明徵之塗之人。苟於盜竊之行。非失其本性者。莫肯為也。而有或許之。則怍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也。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及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兩兩此較其性目見宋元凶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為見哭。唐柳璨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引此二字正申明至愚極惡之人。苟由是觀之。劭與璨。

未嘗不自知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為有加。痛快之論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為可反。此即性近習遠之說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評為失其本性者痛下鍼砭。看似金剛怒目。仍是菩提苦心。此文之有功世道者。

註

○ 劫南北朝宋太子也。弑其父而自立。其時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劫。正其弑君之罪。

○ 賊質南北朝宋人徐充之。二州刺史。

柳璨唐河東人。官至宰相。助朱全忠篡唐。

孔子說：『天地的性，只有人算得最貴』。董仲舒道：『人受了天命，比那一切動物，高超得很』，兩人的話，不必拿聖人賢人來做憑證，只要拿普通人來做憑證就够了；也不必拿普通人來做憑證，只要拿極笨極凶的來做憑證就夠了。

為什麼叫他聖人賢人呢？因為他做兒子能够盡孝，做臣子能够盡忠；但是那些庸俗的人，為了妻子却很肯出力；為了嗜慾也很肯拚命去做，這就是普通人也可做堯舜的憑證。

做強盜偷東西的事情，不是失掉他天性決不會弄到這樣地步的；然而有

人說穿他壞處，他的面色就要發出過不去的樣子，他的言語就要帶着憤怒的口氣。從此看來，那禽獸能够把天性凝一起來，人還不能够及他；但是他們偏塞的地方，終究不會變的。人失了天性，還比不上禽獸；但是那中正通達的天性，仍舊存留的。

從前南北朝時代，宋有一個太子名劭，他犯着弑君的大罪，後來正法的時候，對臧質說：『我的罪天地容不下了，你老人家為什麼哭呢？』唐朝有一個柳璨，到殺的時候，自己罵道：『辜負國家的賊，死也不冤枉了！』

照這兩人看來，他們也曉得自己的壞處，曉得了仍舊要犯，所以人有了罪惡，比禽獸還要加重。做了惡事，還能够自己明白，所以人的天性，究竟比禽獸容易改正。孟子道：『人和禽獸分別的地方，只有一點兒。』這句話，真哀得了不得。不是明瞭天性，那裏能够處處改正，走到人道上去呢！

逐層詰責法（葬論）

宋司馬光

世人惑於風水之說，停棺不葬。溫公作此以告之。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齊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

益。古人論之詳矣。言古人論厚葬之非確有至理。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必先謀人事之便然無常地與常日也。古之葬禮自有定制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夭壽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游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歷言不葬之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故如數家珍。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者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瘞之耶。

評

將迷信之弊與不葬之害言之鑿鑿入後推到不如無子無孫正如暮鼓晨鐘令人猛省此文之有功世道者。

註

一 千 支

千者幹也如甲乙丙丁之類

支者枝也如子丑寅卯之類

這「葬」字就是「藏」字的意思，因為孝子不忍看見他父母的尸骸，丢在野

裏。所以把他收拾起來，藏在地下。送葬的東西，不必過厚；過厚是有損無益的，古人早經把這一層講得很詳細了。

今人的葬事，同古人比較起來，並不見得厚；但是拘泥那陰陽禁忌，却比古人利害了。古時候雖有卜地卜日的。不過總須先就人事一方面，想便利的方法；沒有一定的地點；也沒有一定的日期。現在的葬書，專講山川兩畝的形勢，和那歲月日時的支干，以為子孫位置的貴賤，境遇的貧富，年齡的夭壽，資質的賢愚，和這些東西，都有密切關係的。不是這塊地，不是這一天，是斷斷不可葬的，世人都被這種說頭迷惑住了，個個相信起來。從此死了父母的人，棺木都停着不葬。問他為什麼呢？有的說歲月不利；有的說吉地沒有尋到；有的說在外邊做官，一時不能夠回來；有的說家境貧苦，沒有力氣去辦葬具；甚至有終身不葬，幾代不葬，把棺木丟掉不知道在那裏的。唉！看了這種情形，那不得不令人深深地哀惜呢！

為什麼人要有子孫？他們原想叫他替自己埋葬尸骸。現在子孫這樣忍心，倒不如沒有子孫的，死在路上，或者還有那仁慈的人看見了來埋葬他哩。

馭難本題法

（諸葛武侯論）

清彭紹升

諸葛亮字孔明，後漢人，佐劉備治蜀漢，封武鄉侯。予讀蜀志，竊歎孔明之用兵為已亟也。夫孔明誠欲行王道，則當務安天下之民，不可以兵力爭天下。一語斷定孟子之言王道也。曰保民而已，不嗜殺人而已。夫誠以不嗜殺為心，雖不得已而用兵，亦所以為民也。必其君日陷溺其民，而其民日怨疾其君，然後徐起而乘之，誅其君，弔其民，奚煩更駕哉？以區區之蜀與強敵為鄰，計惟先固其本，其本既固，因而懷遠，招擣天下之民，仰之如父母。魏雖强悍，則兵之所至，不血刃而天下定矣。

代武侯打算為不此之察，徒以王業不偏安，欲取決於一戰，終其身屢出下文轉筆蓄勢，不此之察，徒以王業不偏安，欲取決於一戰，終其身屢出而無功，姜維踵之，遂以亡國。此潰兵之大戒也。然則復仇之義非與去正義而面譖曰：篡漢者曹丕也。其民則何罪之有？力不足以誅丕，而徒鬥兩國之民，彼勝而我負，是自賊其民也。我勝而彼負，是賊天下之民也。詞更周到

然則漢之仇未復而已。身為民之仇，其不即亡者幸也。嗚呼！天厭漢德久矣。非有能父母斯民者。曷克祈天而永命哉。

評陳言務去生面別開。讀之亦足以備一格。

註

(一)保民孟子對齊宣王見孟子

(二)不嗜殺人孟子對梁襄王見孟子

(三)王業孔明出師表云漢賦不雨立王

業不偏安曹操之子即文帝也

(四)曹丕曹操之子即文帝也

我讀蜀志，心裏很怪孔明用兵太急躁了。孔明要行王道，應該先安天下百姓，怎樣可以拿兵力去爭天下呢！

孟子講王道，在保全百姓罷了。不喜歡殺人罷了。心裏頭真正能够不歡喜殺人，就是到不得已的時候，打起仗來，也是為百姓打的。必定別國的國君，天天暴虐他的百姓；別國的百姓天天怨恨他的國君，這樣以後，纔可以慢慢的候着機會去打他，這不過把國君殺掉，救護那些百姓罷了。用不着再三動兵的。如今孔明據了很小的蜀土，和那強敵做鄰國，只有一個堅固根本的法子，根本固了，然後把遠地方的百姓，優待起來；離叛的敵人，招徠起來；天下的百姓，就仰望我同父母一樣，魏雖然強悍，到的地方，刀上還沒有碰着血，天下已經定了。孔明不把這種道理，攷察一下，單單捏定了王業不偏安一句話，要想用武力來解決，所以連連出兵，終沒有功績。到了姜維手裏，仍舊照他的老法子做下去，蜀漢就滅亡了。這不

是歡喜用兵的大戒嗎？

不過復仇的大義，難道錯嗎？我便道篡漢的人是曹丕，百姓有什麼罪呢！我的能力既然不能殺曹丕，單單趕着蜀魏兩國的百姓來打架，如果魏勝我敗，便是我害了自己的百姓了；如果我勝魏敗，便是害了天下的百姓，漢的大仇還沒有報，自己先做了百姓的仇人，國度不曾馬上滅掉已算大幸了。

唉！天意厭惡劉漢已經長久了！假使沒有一個人，把做父母的心腸來對待百姓，那裏能够感動天意，挽回國運呢！

駁難本題法（劉知遠論）

清魏禧

劉知遠，後晉沙陀部人。佐石晉塘有功，後晉亡，自稱帝，即位於大梁，是為後漢高祖。

劉知遠既帝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曰：余未忍亡晉也。或曰：忠矣乎？魏子曰：惡寒者襲裘，惡熱者表絲綸，愛其子者必食之。天福之稱以為名焉耳矣。一語破的知遠不諫晉主伐契丹，契丹伐晉。知遠不出師，未嘗有毛髮之功。於晉責備知遠，及其滅也，未嘗求石氏子孫而立之。責備知遠，徒稱其紀年之二也

號是亦縞素發喪之名耳。漢高帝親率諸侯滅楚為義帝報仇曰忠可也。且使知遠稱晉則石氏之子孫皆是也。代知遠畫策不曰晉曰天福則天福之亡於契丹久矣安得復有天福者而君之然則陶潛書義熙非與孟子曰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為潛則名存而實存為知遠則名存而實亡也。

評責備知遠名論不刊一字之誅嚴於斧鉞矣。

註

一

天福

晉高祖之年號也

二

契丹滅晉

石敬瑭卒其姪重貴立是為出帝時契丹已

三

義帝

楚懷王孫心也項羽

四

陶潛

字淵明晉時人辭彭澤令後隱居不

晉亡、熙徵著作郎不就陶自義熙後不稱年號但稱甲子蓋以世為晉臣不顧臣宋也

劉知遠做了皇帝，廢掉晉朝的國號，改稱漢朝，却仍舊用那天福年號，他說我是晉朝的臣子，不肯忘掉他，有人問道：『智遠可算得忠臣麼？』我道：『怕冷的人，拿皮袍子着起來；怕熱的人，拿夏衣着起來；愛兒子的人，必定拿飲食來養起來，現在智遠仍稱天福，留一個空名罷了。』當初晉主要伐契丹，知遠並沒有阻止他，等到契丹伐晉，知遠又沒有出

兵，可見得知遠對那晉朝，也沒有一絲一毫的功勞，等到晉國滅掉了，知遠又沒有去訪求石家的子孫，立他做君，單單用晉國的年號，這不過抄襲縉素發喪的老文章罷了。從前漢高祖自己帶了各路諸侯，把楚國滅掉，替那義帝報仇，纔能够說他是忠。

假使知遠果真要把晉朝的名稱，仍舊維持下去，那麼石家的子孫，留在外面很多，他不用晉的國號，單單用了天福的年號，你試想一想，天福被契丹滅掉了好久，還找得到稱天福的人，再奉他做晉君麼？

如此說來，陶淵明寫義熙，他是不肯臣宋，難道差麼？孟子說：『讀書人的尊崇賢人，和王公的尊崇賢人，是不一樣的。』陶潛稱義熙有了名稱，就有實在；那知遠的稱天福名稱，雖然存在，實際早已亡掉了。

駁難本題法（魏無忌論）

清彭紹升

魏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即信陵君也。秦圍趙邯鄲，趙平原君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不敢進，夷門監者侯生教無忌請如

晉鄙軍，救邯鄲而存趙。

人臣無將將而誅焉。將者何謂其有無君之心也。有無君之心者必篡弑。

之階矣。魏公子無忌盜兵符殺晉鄙無君孰甚焉。以春秋之法繩之是不待教而誅者也。誅心之論世徒見其却秦存趙震其功而薄其罪亦昧於春秋之大義矣。苟貪小利於目前而忍貽千古亂臣賊子以口實其得失之數不猶毫末之與泰山乎。趙高矯始皇詔殺扶蘇蒙恬既而遂弑二世項籍矯楚王詔殺宋義既而遂弑義帝作之俑者無忌也。坐實無忌深得春秋書法易曰履霜堅冰至可不慎與或謂當日魏不擊秦則秦必滅趙趙滅而魏為之次矣無忌之盜兵以存魏也何罪之有放寬彭子曰臣之事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去之可也不然死之可也。此處代無忌善策一善策殷之三仁其鵠也使無忌而能死諫則魏王亦且聽之矣孰與夫行險僥倖者哉雖然此非無忌之本心也。侯羸之教也歸咎侯生嗚呼羸真無忌之罪人哉。

評 謂誅無忌之心。暴無忌之罪。直使千載揚詡之事。一筆抹煞。無忌有知。亦當引為諍友。

註

(一)扶蘇始皇長子

(二)蒙恬秦將也

(三)二世始皇次子秦二世帝也

(四)項籍即項羽也

(五)宋義楚將

六義帝楚懷王孫心也。七殷之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也。

做臣子的，不能做將，做了將就要殺，這是什麼原故？因為做了將，心裏頭就沒有君長了；心裏頭沒有君長，必定要做出『弑君』的地位，魏無忌偷了兵符，把晉鄙殺掉，很見得他心裏是沒有君長。拿春秋的法律來判斷起來，這個人不必教訓，就可以殺了。別人看他打退秦軍，保全趙國，都敬重他的功勞，就忘記了他的罪惡。那就不明白春秋的大義了。如果貪了眼前的小利，給那些亂臣賊子做口實，得的和失掉的比較起來，那不是一根毫毛和一座泰山麼？趙高假冒了始皇的詔書，把公子扶蘇和大將蒙恬殺掉，不到二年，就弑二世皇帝了。楚霸王假冒了楚王的詔書，把大將宋義殺掉，不到幾年，就弑義帝，做他們的先鋒的，就是無忌，易經上說：『道踏了霜，就曉得堅硬的冰將要到了。』這可以不謹慎麼？

有人說：『那個時候，魏若不去攻秦，恐怕秦就要滅趙；趙若滅掉；魏就不能保全了。無忌的兵符，是為保存魏國而偷的，有什麼罪呢？』

彭子道：『臣子事君，君有過失，應該去諫；諫了不聽，該當走開；如果不去，應該自殺。』那殷朝的微子，箕子，比干，就是榜樣。假使無忌能够

拚命去諫諒魏王，他也能聽從的。比那冒險偷符，豈不要好得多麼？雖然，這樣講來，這件事不是無忌本心發出來的，是侯羸教他的。咳！侯生真是無忌的罪人了！

駁難本題法（劉玄德論）

宋蘇轍

劉備字玄德，即蜀漢先主也。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一語立案

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兄弟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吳乘

其敝。羽以敗死。先主欲為羽報讐。義不可已也。先放寬一筆。然吳蜀之於

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為敵。則報讐之事。其

公且重者在魏也。代先主籌策。亦是釋魏而事羽之義。至於奮不慮害

主之自將以伐吳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讐魏之重。俯而許之。義無

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文筆頓挫。至於奮不慮害

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忿。則未為得矣。責備先主義正

嚴。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以伐吳為失計矣哉。

評 先主為羽報仇。先伐吳而不伐魏。自是先主之失。文責備先主。言皆有物。語不離宗。並非以成敗論人者。

註

(一) 關羽字雲長。與先主誓同生死。爲蜀漢名將。

(二) 曹仁魏將也。

(三) 羽敗死孫權用呂蒙計。伏兵舟中。用白衣搖櫓作商賈。

(四) 州人服。襲破荊州。羽遂被害。

(五) 乞和先主恥之。死自將以伐孫權。吳遣使求和。先主不許。後遂敗走。

(六) 法孝直即法正也。

天下的事情，却有理應該做，勢不應該做的。所以明白事理的人，先要把這件事是公是私，討論一下。把那一邊輕，那一邊重，稱量一下，纔可以解決下來。

先主和關羽，名稱上雖是君臣；交誼上，却是兄弟。先主取四川的時候，關羽去攻曹仁。吳趁着空虛，暗地裏襲破荊州。羽就敗死，先主為羽報仇，果然是應該的。

但是吳蜀和曹魏比較起來，國度很小，兵力又弱，兩國的君主，同做漢朝未來的臣子，彼此結交，很是親暱，曹魏是他們公共的仇敵，從這裏看

起來，報讐這件事，用到曹魏，去比用在東吳要公道得多哩！要重要得多哩！先主丟掉了曹魏，倒去替羽報怨，真是輕重顛倒了。

先主親自帶兵去打東吳的時候，東吳君臣非常害怕，差人來同先主講和，先主如果把曹魏的怨讐看得重，忍耐一點，答應他的請求，照道理上講起來，也沒有什麼不合？就是先主想着自己和關羽交情深厚，不肯和東吳講和拒絕了他，君和臣的恩義能够這樣，總算再好沒有了。必定要不顧利害，毅然決然打過去，弄到大打敗仗，連自己性命都不能保，忘掉了兩國的大計畫，專顧着一個人的怨恨，那就差了。

後來孔明說：『這時候法孝直若然沒有死，必能勸他不去；就是去，也不至於打敗仗。』照這句話看起來，孔明也把伐吳這樁事，當做失敗的計畫的。

回護提意法（唐元宗焚珠玉論）

清程嗣立

題解見本文。

唐元宗承貞觀之治，懲亡隋之失。開元二年六月，敕出珠玉錦繡服玩，於

正殿焚之。觀其設施雖大。有為之君。何以過之。欲抑先揚法乃未幾縱房憲之私。卒致天寶之亂。或者曰。珠玉錦繡不服玩足矣。奚焚為。元宗矯情飾貌。邀譽一時。故不能持久。以迄於敗。其不足有為已。具見於此。何待出。幸西蜀也。說推開噫。是何言歟。轉正聖人立教治情為先。情之動也流而為欲。如大於物觸而即然。不可撲滅。夫以武王之聖。西旅底厥葬而召公陳戒。不遺餘力。蓋慮嗜好之端。一開而援之之力不能勝也。漢高祖居山東。貪酒好色。及入關財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而范增懼焉。秦欲滅西戎。饋戎王女樂。戎王愛而受之。而由余遂行。引三古事以證元宗之焚珠玉。確是善政。則此服玩嗜好之端。卒關政治得失。興衰治亂之本。可不慎哉。方元宗之焚珠玉錦繡也。一時英銳之氣奮發。有為是以。開元之治方。諸貞觀論者。顧疑而訾之。其亦奇矣。

評 不看唐元宗一切矯情套話。無從擾其筆端。是不以成敗論人者。

註

一 貞觀

唐太宗年號

二 房憲之私

唐元宗寵貴妃楊氏。任其兄國忠為宰相。遂釀成安祿山之亂。元宗出奔西蜀。

三 西旅

唐元宗寵貴妃楊氏。任其兄國忠為宰相。遂釀成安祿山之亂。元宗出奔西蜀。

四 西旅

國名西旅貢葬召公以為非所當仕於秦佐秦穆公治國。

見史記項羽本紀為范增之言。由余戎而西

居山東五句見尚書四

召公以爲非所當仕於秦佐秦穆公治國。

唐元宗繼續太宗貞觀年間的政治，把隋朝滅亡時候種種壞處做鑒戒。開元二年六月發出命令，把宮裏的珠玉錦繡服玩，堆在殿上，一概燒掉，看到這一燒，就是古來極有能為的君王，也不能超過他，那知隔了幾年，閨房裏的情慾放縱起來，就鬧出天寶年間的大亂了。

有人說：珠玉錦繡，不拿來服玩就算了；為什麼一定要燒掉呢？是元宗故意做出來給人家看，要想得着好名聲的，那裏能够永久守牢，所以沒好後，就失敗了。元宗不能够大大的做一番事業，從這一燒早已看得出來，何必等到逃出四川，纔知道呢！咳！這句話錯了！

聖人教訓人家，第一件要把情字防範；因為情一動，就變為欲。好像火碰了東西，馬上燒起來，到那時候，火就不能撲滅了。古時候的周武王可以算得聖王。那時有一個外國名叫西旅，因為慕武王的教化，拿四尺高的異狗，做進貢的東西，召公就做一篇旅獒，極力勸戒，恐怕嗜好開了端，以後雖要想拔他起來，也做不到了。漢高祖在山東時候，喜歡喝酒，喜歡

女色，等到入關以後，財貨不要了，婦女也不親近了，那項羽的謀臣范增就怕他了，秦國想滅西戎，先把女樂送給戎王。戎王見了歡喜，竟受下去了。戎王的賢臣由余，就此走了。從此看來，服玩嗜好和那政治興衰得失，是有根本關係的，怎麼可以不謹慎呢！

元宗焚去珠玉錦繡的時候，英銳的勇氣，很可以立些功業。所以開元年間政治，同那貞觀年間的沒有什麼分別。後人反說元宗故意做作，未免太苛刻了。

回護題意法（漢文帝論）

漢文帝高祖之子也。漢之賢君。文帝居其首。世稱其好黃老之學。作此以明之。

清方苞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閭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即大禹一夫勝于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比喻切當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為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翻去常解推勘入微然文帝用此。

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為而止。其間張季之論。猶曰卑之毋高。蓋謂興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衆人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評雜於黃老而非嗜於黃老。較舊說更進一層。雖著墨不多。而精深透闢。不懈而及於古。

註 (一) 五季即梁唐晉漢周後五代也 (二) 恣睢音雖。恣睢。恣意怒視 (三) 黃老即老子也。黃即黃帝。老即老子也。 (四)

子產

鄭大夫公孫孺也

自從禹湯文武以後。論到君德。大家都說漢文帝頂好。並非說文帝的治功。別人及他不來。因為上從魏晉起。下到五季止。裏頭亂臣盜賊。都要想做皇帝。這些人都舒舒服服。自己信任自己。一點沒有疑惑。拿天下來做放肆的資料。一些兒沒有畏忌。單單一個文帝心坎裏常常抱着說不出的念頭。好像當不起這個大任。恐怕沒有好結果。這就是『大禹一夫勝予。成湯慄慄畏懼』的意思。別人只見他自奉很儉樸。待官員很謙恭。治百姓很

簡易，就說他歡喜黃老的學說，那知道這正是他自己不信自己的心思發現出來的呢！

但是文帝因為這個緣故，政治一方面，也只走淺近的一條路，做了一點就算了。他聽了張季的話，就說寧可卑淺些，不要太高；他心裏想把前朝帝王創造的道理，一條一條的提倡起來，教百姓們明白，這是他做不到的。孔子說：『鄭國的子產，好像衆人的慈母，能够養他，不能够教他的。』書經上又道：『周公做萬民的師保』，文帝果然是一個保民的君主，但是還算不得一個教民的君主，從這一樁說他夾雜些黃老的弊病，纔可以算得確論哩！

回護題意法（荀或論）

宋蘇轍

荀或字文若，後漢人。聞曹操有雄畧，往歸之。操與語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其後董昭謂操宜進爵魏公，加九錫。或曰：『曹公本興義師，不宜如此。操心不平，因表為

侍中，至濡須口飲藥而死。追贈太尉。』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精，或以為文若欲終

致節於劉漢。二者皆非文若之本心也。一語破的文若終從曹公於東都致其算畧。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妙有佐證並非故意斡旋者豈其晚節復疑而不與哉。方是時中原畧定。中外之望屬於曹氏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於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緣緣入意侃侃而談

評

文若之死歸咎曹公。九原有知。自當引為知己。是不以成敗論人者。

註

○子房

張良之字也。為漢高帝時之謀臣。

○九錫

見題注。三始從曹公。文若初就操時為操堅守鄖城及范東阿諸郡。

此以削奪羣雄。又勸操迎天子。藉

曹操得了荀文若，和漢高帝得了張子房一般，等到董昭加上了一個曹操九錫的條陳，文若很不贊成。從此曹操心裏不舒服，文若就喫毒藥死了。一輩讀書人都憐惜他，有的說文若識見不精，看不出曹操要想篡漢；有的說文若終究要做漢朝的忠臣。這兩個議論，都不知道文若本來的心事的。

文若初跟曹操住在東都的時候，盡心替他畫策，滅掉了許多英雄。照這樣看起來，文若早拿帝王的事業，期許曹操了。難道到了晚年，反疑惑起來麼？況且這時候，中國的中部，差不多平定了。百姓的心，個個都仰望曹氏；就是不加九錫，這個天下除了曹家，試問那個可以管得住呢！我想文若的心裏，以為把天下搶劫得來，我就受了爭奪的嫌疑；人家有捨不得漢朝的心，倒不如緩緩等候；我沒有嫌疑，人沒有怨恨，天下是橫豎要得着的，能够免些爭奪，豈不更好麼！這是文若的本心。

可惜曹操要想趕快得着天下，不能忍耐幾年，弄得文若不得好死，九錫沒有弄到手，禪代這件事直到兒子手裏，纔能够做到。這是曹操沒有識見，並不是文若的過處。

翻空出奇法（留侯論）

清張履祥

張良字子房，佐漢高得天下，高祖封之於留，故曰留侯。留在今江蘇沛縣東南。

子房粗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十日不得。或疑有神仙之術，予謂此義甚明。何足疑者？方韓之亡，子房以世相韓也。破家養士，以報韓讐。始

皇之左右必有陰為子房用者。名論不刊，況秦承六國之後，強戾以取天下。豪傑之子為其父臣為其君所欲，甘心於秦者人各有心，特劫於勢耳。
應上報
讐句力士狙伏，豈遠始皇軫轂之外哉？清辨觀夫魏王兵符竊於卧內，
薛公狐白盜之庫中。此得二襯正申明陰以子房所用之人意以子房之智傾韓相之家，結義勇納亡命，伺隙以動其得人死力，豈反出四公子下哉？荆軻之死漸離，欲殺秦王以報軒也，擊筑之故得幸稍近，遂舉筑而刺之，諸侯之士臣僕於秦者，豈少漸離之徒哉？不然秦皇之出也，清塵戒道，甲冑之士執兵環衛，嘗千萬人矣。彼挾椎而狙伏者，當不出十步之內，無論索之無所逃抑，亦伏之矣。所藏乎吾故知始皇之左右陰為子房用也。後一複筆妙論者不察於凡難為之事，率訖以為神仙，豈不惑哉？

評挾椎之事，近於孟浪。明哲如子房，必不出此。文以始皇左右之人為子房用，一經道破，遂成絕世妙文。

註

○狙擊

始皇東游至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

○魏王兵符

如姬竊兵符無忌請

符於卧內

(三)薛公孤白

薛公

孟嘗君也。孤白純白狐裘也。有孤白已獻之秦王。

以救趙、能為狗盜者、遂往。

(四)荆軻

燕太子丹客刺

秦始皇者也。高漸離亦刺秦王之姪姬欲得孤白。孟嘗君客有

秦宮中盜出之。

(五)漸離

即高漸離、亦刺

客詳見史記。

張子房派人伏在路旁，拿鐵椎來打始皇，沒有打着，單打着他的預備車。始皇發怒，到處搜索了十天，沒有拿到。人家疑子房有些仙術。我說這層道理，很容易懂得，有什麼疑惑呢！

韓國滅亡的時候，子房因為他家世世代代做韓國的宰相，散了家財去養勇士，總想替韓國報讐。始皇身邊所用的人，一定有子房的心腹，暗地裏幫助子房，替他出力。況且秦受了六國的積習，用那強硬手段，取了天下。那些豪傑，有的想替父報讐，有的想替君報讐，各有各的心，因為勢力還不够，所以沒有發動，從此看來，替子房出力的勇士，埋伏的地方，離始皇的車輪還遠麼？

試看魏王的兵符，就在臥室裏偷出去的；孟嘗君的孤白裘，就在庫裏偷出去的。子房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再把那宰相府裏財產盡行散掉，結交那尚義的勇士，和那沒處逃命的犯人，等着機會，就要發作，子房結交豪傑，能够感動他們拼命幫助自己的本領，難道不如四公子麼？從前荆軻死了

，高漸離要殺秦王，替他報讐，靠着繫筑的本領，漸漸的親近秦王，就拿築去打他。本來立在六國朝庭上的人，現在做了秦國臣僕，難道沒有和漸離同志的人麼？

假使說沒人在那裏，那末始皇出游的時候，有灑掃塵沙的，有警戒道路的，那穿戴盔甲拿着軍器，團團圍繞，留心保護的，差不多有整整千萬，帶椎埋伏的力士，應該在十步裏頭，不要說搜索的時候逃不掉，就是要躲一躲，也找得到藏身的地方麼？

我在這裏，攷察一下，纔曉得始皇左右，定有子房的心腹人替他出力，別人不知道裏頭的情形，碰着一件難做的事情，一概說是神仙做的，那就錯了。

翻空出奇法（蜀漢後主論）

清方苞

後主名禪，劉備之子也。

成湯伐夏以救民，皆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事也，武王戡亂以致治，皆周公主之。而武王若無所事也，蓋君得臣而以國事推之，故無牽制之患而

功可成。臣得君而後以身任之。故無拂志之行。而言可復_{開局}。亡國之君若劉後主者。其為世後詬屬也久矣。先敗吾獨取其任賢勿貳也。_{此句為主}。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推之。孔明既歿而奉其遺言。以任蒋琬董允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屬姜維。而維亦孔明所信任也。夫孔明之歿。其年乃五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雖北定中原可也。即琬與允不相繼以歿。亦長保漢蜀可也。_{義更透闢。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豈後主有必亡之道哉。}抑觀先主之敗於吳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_{得此一證。而後見主之任賢愈見。}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於先主。而於後主。則無不可。行使置後主之他事。獨舉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暗照起
段湯武

評 不看壞後主。識見已高人一層。行文亦曲而能達。固自可貴。入後用烘雲托月之法。總為任賢勿貳寫照。此表微之論。不屑人云亦云者。

註

(一)任賢勿貳比句出書經 (二)蔣琬諸葛亮時為參軍 (三)董允初為黃門侍郎後為尚書 (四)姜維即法孝直正也

蜀漢大將約為

成湯伐夏救民，都是伊尹作主，湯好像沒有事的；武王戡亂政治，都是周公擔任，武王好像沒有事的。因為人君得了賢臣，把國事交給他，就沒有牽制的毛病，功業自然會成就了。人臣得了明君，拿身體托付他，便沒有違背志向的苦處。那所說的話，都可以做到了。

亡國的君主裏頭，像劉後主這個人，大家都說他不好，已經長久了。我說他信任賢人，一點兒不疑惑，這一端却很可取的。他奉先主的遺命，把國事一概交給孔明，自己從不干預，這還可以說孔明是師保，所以不敢有貳心。但是孔明死後，還能够奉他的遺言，信任那蔣琬董允，等到蔣董兩個人，相繼死掉；再拿軍事委託姜維，這姜維也是孔明所信任的。孔明死的時候，年紀不過五十四歲。如果能够活下去，將來趁着司馬氏君臣擾亂的時候，北定中原，也沒有什麼做不到；就是蔣琬董允兩人能够不死，也可以長久守牢蜀漢，從此看來，蜀漢的亡，實在是漢朝的命運，應該要完了。難道後主果真有取亡的現像麼？

況且先主被吳打敗的時候，孔明嘆道：『法孝直若然沒有死，必能阻止先主，向東進行』。從這句話推想起來，孔明的話，先主亦有不聽的，到了後主時候，纔沒有一句不聽了。假使丟掉後主的別件事，單單把信任孔明這件事來講，恐怕太甲成王也不能及他了。

翻空出奇法（立六國論）

明 孫廷銓

六國齊楚燕趙韓魏也。六國既亡復立也。

秦滅六國以暴易暴力紂非心服也。秦將亡六國必復立故陳勝項籍皆因勢立之意謂恩自己出一衆樹以亡。秦勝說一自廣以規漢也。貼項籍說然陳項即不立六國猶將自立陳項雖立之六國亦不遂立也。意翻空而易奇何也戰國之無王久矣彼亡六國之君及其人民習見秦之不義而得衆也以為神器可以妄覬六國偶為力紂耳其與暴秦未嘗不可代興也。見得六國立以自不知有王者起則六國之早亡久矣故不有一興一廢不足以厭一時徵幸之心不有軼廢軼興不足以知萬古興亡之理六國之亡天為真

主除。非以為秦也。秦之速敵。天為真主。授非以為六國也。不刊之論。蓋必有聖人以義取天下而天下之愚賤帖然。天下之豪傑亦廢然矣。彼酈生。撓楚之謀。則猶陳項之儔也。而子房五深遠矣。

評 六國之亡。非為秦。秦之敝。非為六國。此中人事。即天理也。文窺破此旨。要言不煩。可謂深人無淺語。

註 一 陳勝即陳涉

項羽

三 神器

天子位也

四 鄭生

字食其。漢時陳留人也。

高帝封以廣野君

五 子

房張良也。為漢高之謀

臣勸高帝勿立六國

秦滅六國，是暴力來替代暴力；六國的亡，是力絀，不是心服，所以秦一到將亡的時候，六國必定要復立的。所以陳勝和項籍都趁勢立他，意思裏說：我立六國，六國必定感我的恩；在陳勝看起來，這一來，可以得着許多幫助的人，拿來滅秦；在項籍看起來，可以擴張自己的勢力，制服那漢朝。但是我想起來，陳項就不立六國，六國也要自立的。陳項雖然立了六國，那六國也斷然不牢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戰國時代，早已沒有統一天下的仁君。那些六國君主和那六國的百姓，看慣了強秦的暴虐也可以得天

下，以為帝王的位子可以妄想。六國雖亡，只不過暫時力絀罷了；和那暴秦有什麼不可代興呢！不知道假使有了仁君，那六國早已忘掉了。

不是一個興，一個廢；怎麼可以使一時傲偉的人，生厭惡的心？不是忽而興，忽而廢；怎麼可以使人家，曉得萬古興亡的道理？六國的亡，天替真主驅逐的；並非為那強秦的，秦的亡這樣快，是天要拿天下傳給真主，並非為那六國的。

必定要一個聖人拿仁義來取天下，那些天下的小百姓，纔能够心服；那天下的豪傑，纔能够覺悟。講到酈生撓楚這句話，就是陳勝項羽的見解，張子房偏偏不贊成他，見識真不可及了！

逐層辨駁法（續縱囚論）

清魏禧

唐太宗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其因及期皆來歸太宗赦之歐陽修有縱囚論魏禧又續之也

或曰：古之縱死因而來歸者多矣。是小人之尤或能為君子所難而一日之恩其感人也亦有時過於五六年之德奈何以是定太宗哉先用魏子歐陽子以縱囚定太宗之好名吾則以好名定太宗之縱囚明確何以

知之曰。太宗生平勇於好名。以為成康號稱刑措。漢文斷獄三百。初未嘗縱囚自歸。太宗斷然為之上逆。其必來而縱下亦逆。其必赦而來不然。太宗之德不如是盛也。三百罪人之多而無一後期者。不如是之齊也。據理通勤筆亦且吾嘗為太宗計。人之入於死罪桀黠者半。凶愚者亦半。因有不能親戚以要於必得乎。極是勒而捕之。則擾民之害甚於殺囚。置之則壞法。太宗其何以自解也。人無處躲避一步緊一步令嗚呼。世之為政。舍聖人不易之常法。而矯情好奇。吾未見其利也。

評 遂脣辨論。正如老吏斷獄。無可逃避。其意曲而達。其詞明且清。佳構也。

註 ①成康周成王康王之時刑措不用者四十年 ②斷獄謂判斷之案件也

有人說：『古時候把死囚放還家，後來還到監牢裏的，這些事情很多。』那些監犯，果然是小人裏頭最壞的，偶然也能够做君子幹不到的事情。一天的恩惠，可以感動人心。有時也可以超過五六年的品行，怎麼可以拿這件

事，論定太宗呢！

魏子道：歐陽子把縱囚這樁事，斷定太宗的好名。我却把好名來斷定太宗的縱囚，從那裏看出來呢？我便把這一層細細解釋一番；太宗生平好名的心是很熱烈的；以為周朝成王康王時候，刑罰沒有用處。漢文帝時候，一年判斷的案子，只有三百件，却是沒有放了囚犯，他們自己會還來的事情，他就斷然一做，在上的料他們必然還來，故意放去，在下的料皇帝必然赦免，他們定要回來。假使沒有料定，恐怕太宗的德行，沒有這樣盛大。三百個犯人裏頭，還來的時候，沒有一個脫期的。天下有這等湊巧整齊的事情麼？

我替太宗設想，犯了死罪的人，一半是强悍狡猾的，一半是凶惡愚笨的，假使裏頭有不知道太宗的好心，怕死不肯還來，還是讓他逃遁呢？還是教官員捉拿家屬，勒令那鄉里親戚交出罪犯來呢？勒啦，捉啦，都要連累百姓們。害處比較殺囚更大了，假使讓他們逃避，那國法就敗壞了。太宗拿什麼法子來解釋呢？

唉！世上施行政治的人，丟掉了聖人，不能更調的常法，違背了情理去

做那奇怪的事情，我實在看不出他的好處來。

逐層辨駁法（桐葉封弟辨）

唐柳宗元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以此封汝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一句定案為下文周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逐層翻駁地步第一層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當駁處第二層當駁處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第三層當駁處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第四層當駁處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憂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

則敗矣。第五層當辨處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大丈夫歛歛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評逐層翻駁。酌理準情。殊覺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動。

註(一)唐國名。今山西翼城西有故唐城。(二)缺音缺。小智貌。(三)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

古人說：周朝的成王，拿了一片桐葉，和他小兄弟玩耍，便道：「我封你做國君，周公聽見了就去祝賀，成王說我和他遊戲罷了。周公道：『天子不可遊戲。』成王聽了，就拿唐的地方，封他的小兄弟，據我看來，這件事有些靠不住。」

成王的兄弟，如果該當封的，周公應該向成王早早講明；不必直等到遊戲的時候，纔去拜賀，勉強做成這件事。如果不應該封的，周公逼成了一件不合中道的事情，把唐國的土地人民，交給一個年紀很輕的做君主，怎樣可以稱聖人呢？

況且周公對王說的話，意思裏不是說做君主的話，不可隨隨便便，一說出來，就要做到麼？倘使事不湊巧，拿一片桐葉，給了一個婦女，或是一個太

監，遊戲難道也要實行麼？

總之做君主的大德，要看怎樣施行。如果不能妥當，雖改了十四，也算不得好；必定要到了無可更改的地步，纔好罷手。那遊戲的事情，何消說得呢！若然遊戲的話，必定要他做到。這是周公成就王的過失了。

我想周公幫助成王，應該在道理上慢慢地去講。有當憂的，有當樂的，總要歸到中道纔好，斷不可做成他的過失，還要代他解釋；却又不可拿他捆住；又不可趕他快走，和管理牛馬一般。如果束縛得太急，他就要橫決起來了。

就是家庭裏的父子，尚且不能這樣辦去；況周公和成王，明明是君臣呢！這真是小丈夫的做法，周公是不應該這樣的。所以這件事是不好相信的。有人說：桐葉封唐是史佚做成功的。

寬題狹做法（晉楚論）

清 魏 禧

晉姬姓，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於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一曰翼，一曰曲沃。楚芊姓，熊繹之後，傳十餘世而國強。潛稱王焉。

晉楚獨主中國。汝上北林諸役。晉之避楚者。蓋數數焉。楚非有加於晉也。
先曲一筆晉楚皆恃其詐力。而晉猶彬彬然以禮義持於外。楚則濟以凶悖。惟
 利所在。悍然輕犯大難而不復顧此。楚所以常強也。揚_之法欲抑先然。諸侯從晉。
 久而不叛者亦在於是。折到晉國筆力清快韓趙魏三分其國。足以抗楚。而楚顧能
 加乎。晉哉。復一筆自陳勝吳廣之徒起而亡秦。其後天下之亂。國家敗亡之
 由大半皆起於楚。然卒亦鮮能收之者。筆曲而達昔晉楚相遇於繞角。四析公曰。
 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蓋楚人剽悍敢於有為。固其本性。善用楚者慎其所
 發。而謀其所收。應上收字亦庶乎其可矣。

註 劲氣直達。積健為雄。亦嚴悍。亦曲折。有尺幅千里之勢。

註 一 韓趙魏 韓虔、趙籍、魏斯皆晉卿 二 陳勝 字涉、秦末陽城人、首發難者 三 吳廣 字叔、秦末陽夏人、與

起事涉四繞角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詳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晉楚兩國，迭做中國的盟主。看到汝上北林幾件戰爭，晉國避楚國的鋒
 有好幾次了。但是楚國並不能比晉國強，晉楚都靠了詐力，是没有分別的。

但是晉國表面上，還知守着禮義，那楚國却專講凶狠，只知道一個利字，勇猛地惹出大禍來，一些兒不顧忌。這就是楚國常強的緣故，但是那時候的諸侯，大家服從晉國，不敢有叛晉的思想，也是在這個道理。況且韓趙魏三卿，後來三分了晉國，還可以抵抗楚國，楚國的勢力，果然能够超過晉國麼？

自從那陳勝吳廣二個人起來，把秦國滅掉。以後天下的亂事，國家敗亡的理由，大半都從楚國發起，但是能够得着好結果的，却是很少。從前晉楚兩國的軍隊，在繞角地方碰着，析公道：『楚國的兵輕佻得很，容易擾亂的。』可見楚人强悍，很有能力，是出於天性的，如果有人要好好的用楚人來打仗，應該在發動時候，謹慎一點。總要想法子能够得着結果纔好！

駁正舊說法（魯國論）

清魏禧

成王封周公之長子伯禽於魯，即今之山東。

魯之所以自全者，蓋在於固事大國，忍辱含垢而不妄發。一篇之主破的之語為夫魯之治近於周，周守典禮以治天下，而魯少被侵伐，則亦以為秉周禮之。

故非也。舊說去。翻去昔者晉取汶陽之田而魯不叛。成公朝晉。晉人不敬。魯欲事楚。而季文子不可。四晉會於向。二卿並行。孟獻子請稽首。若衛孔達之伐晉。唐蔡之叛楚者。終魯之世未有也。證明忍辱舍垢東周禮之說始於仲孫湫規。五魯之一言當時魯所以存者亦幸耳。而後世遂以為然。嗚呼。主昏臣悍。弑逆僭亂之事史不絕書。誰謂周禮之虛文而可以捍强大耶。據理辨駁號之役季氏勞叔孫旦及日中不出。六叔孫怨季氏。故不出。曾夫曰。魯以相忍為國是則。魯之自全者也。夫能弭其外而不知。強於內此魯所以終弱亦同於周與。

評以相忍為國立論。探驪得珠。行文亦推波助瀾。有醞釀深醇之妙。

註

(一) 汶陽之田

魯之田。晉人取之。

(二) 成公朝晉

魯成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事見左傳成公四年。

(三) 欲事楚成

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見左傳成公四年。

(六) 號之役

叔孫從號會而歸。曾天御季孫而勞之。旦及日中。叔孫不出。曾天曰。魯以相忍為國者也。詳見左傳昭公元年。

魯國能够保全，只為他堅定的奉事大國，受了羞辱，能够忍耐下去，不

敢冒昧和鄰國開釁，別人都說魯的政治，和那周朝一般。周朝拿着典禮來治天下，因為魯國也不大受着侵伐，就說他守牢周禮的緣故，這句話錯了。從前晉取了魯國汶陽的田，魯國仍舊不敢叛他，到後來成公朝晉，被晉侯看輕，成公要想叛晉附楚，季文子不答應，到那魯襄公十四年，晉人在向大會諸侯。魯差兩卿同去，孟獻子還請叩頭，真是恭敬得了不得。那衛孔達的伐晉；唐蔡的叛楚。這些事情，在魯國是從來沒有的。

至於魯秉周禮這句話，是齊國的仲孫湫來勸魯人所講的，那時候魯的內憂外患，相繼發生，終究能設保全，也好算是太幸了。後人不知道忍耐恥辱的緣故，都說他能秉周禮，唉！那就錯了。我看魯國主上昏闇，臣下强悍。那些弑逆僭亂的事情，史冊也記不得許多。難道此此周禮虛文，能設抵禦強大麼？昭公元年，會於虢的時候，孫叔還來，曾天差那御車的季孫去慰勞叔孫。那知道叔孫這個人，恨季孫從前伐莒，所以從早晨到正午時候，還不出去見叔孫。曾天道：「魯是互相忍耐，保全國度。」這句話，真是能道出魯國保全的道理了。

但是能設消滅外患，不能設修治內政，所以魯國終究成了一個弱國，這

一層，也是和周朝差不多的呢！

駁正舊說法（宋穆公立殤公論）

宋呂東萊

殤公名與夷，宋宣公之子，穆公之姪也。詳見左氏傳隱公三年。

字推翻好中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傳於弟以為奇而高也。以常字中
奇好高之弊此文家對照之法

字推翻好中

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為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其說既無以加矣。主公羊氏說
歸告宣公好

探源之論高好奇自是

吾嘗推宣公之意必以為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為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

何以為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豈知道無不常亦無不常。傳賢之事自衆人視之則以為奇以為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

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翻進一層說義更精湛

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為常而他人以為勇游千仞之淵沒人以為常而他人以為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入沒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評 彙罪宣公，本於公羊之說。見得宣公立穆公，正是好高好奇以致禍國。至理

名言，可為治亂殷鑒。

註 一○鈞古衡名。三十斤也。 二○烏獲古之有以人也。 三○仞周尺八尺為仞。合晉六尺四寸八分。 四○没人能深入水中之。

做君主的人，拿這國度傳給兒子，這是普通的理，也是中正的理道。宋宣公不肯傳子，偏要傳弟，他以為這可以算奇，這可以算高了。一傳到穆公手裏，使他趕掉兒子；再傳到殤公手裏，使他丟掉性命。公羊氏說一個立在中正的地位，君子最看重他。那宋國的亂事，都是宣公弄出來的，這幾句話，再沒有比他更確切了。

吾推想宣公的意思，必定說聖人建立國度，父子一代一代的傳下去，這個法子是為普通人立的，堯是什麼人？不傳丹朱，偏偏傳舜；舜是什麼人？不傳商均，偏偏傳禹，吾為什麼要做衆人？不去效學那堯舜很奇很高的行為呢？

那曉得道理沒有一條不是常的，又沒有一條不是中的，傳賢一層，在衆人看起來，果然很奇很高，在堯舜看起來，也不過是常道罷了，並沒有什

麼稀奇，這當他是中道罷了，並沒有什麼高遠。譬如扛那幾萬斤重的鼎，烏獲只當他一件常事，在他人看起來，纔覺得勇猛；游那幾千尺深的河中，游泳的人，也當他一件常事。在他人看來，纔以為神奇，好像沒有到堯舜的程度，倒要瞎想學堯舜的行為，這正是沒有氣力的人，要想扛烏獲的鼎；一個小孩子要到深潭裏去游泳，這樣做去，隨便到什麼地方，那有不敗的道理呢！

語必歸宗法（周論）

周國名、西周在陝西、東周在河南。

清魏禧

春秋之世。文武之典禮。未熄滅於天下。故辭命為足重。而莫著於鄭與周。鄭以辭命自全其國。周之君臣執典禮以折服天下之強侯者。則且代有其人。嗚呼。此周之禮僅存而不亡者也。然卒以此弱而不振。一篇之主筆。何等雄健。今夫衣冠揖讓。所以衛身人之有羸毀之疾者。則必思薦藥物適飲食以調治之。託月烘雲。局勢開展。釋此不為而獨恃衣冠揖讓。豈有濟哉。周之弱也久矣。

挫頻

晉文不敢請隧。楚子不敢問鼎。此皆大有可為。以興天下。更始之機也。

當此之時。使內明政刑。外強主威。則天下強侯可以折箋而使。此處代周

自強

策而顧若鄭之所為何為乎。一筆鄭小國逼於强大。故僅恃此自全。然罕

轉正。此處代周。等一自強

虎公孫僑之徒尤孜孜焉曰。求所以內治其國。周為天下共主。其自強甚。易而君臣之號為賢能者則皆以空言守其虛禮為之。既效上下相沿。遂以為制。天下之術在是也。積弱者當頭棒喝。婉諷微言可為安於鳴呼。周言典禮而卒以不振後世。以清談治國而欲其不亡也。得乎哉。

評 尚文者弱。尚武者強。古今大抵如斯。文竊破此旨。論雖創而實正。意翻空而非奇。合作也。

註

(一) 請隧開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晉文請之。王曰。王章也。遂勿許。

(二) 問鼎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鼎之輕重皆鄭大夫也。

(三) 罕虎公孫僑兩晉之大夫。如王衍諸人。皆

(四) 清談尚清談。終致貽誤國事。而晉

矣。亡

·講究辭命的，要算鄭和周了，鄭國全靠着辭命，纔得保全。周朝的君臣，拿前王的典禮去制服天下的強侯，差不多代代有的。唉！周朝的禮制，能够存留下來，不至於亡掉，就是這個緣故，但是周朝的衰弱，也是從這裏頭弄出來的。

那『衣冠揖讓』，果然可以保衛身體，教人家看重他。但是一個人，若然得了瘦弱的毛病，應該要找尋藥方，調和飲食，快快的去醫好他。如果丟開這一層，偏偏去講究衣服，學些規矩，那裏能够辦事呢？周朝的衰弱已經長久了！但是晉文公不敢請開地道做坟墓，周襄王拒絕他，楚莊王問九鼎的輕重，王孫滿責備他。這時候，可以大大的做一番事業，正是一個開闢新紀元的好機會。如果趁這時間，裏頭修明政治刑法，外面表顯那共主的威嚴，那天下的強橫諸侯，都可以隨意差喚了。現在倒同鄭國一樣，這是什麼道理呢？

鄭是一個小國，受了強國的逼迫，沒有別的法子，只好拿辭命來保護國度。然而罕虎公孫僑一輩人，還能够急急的治好他的內政。周朝是天下公共推尊的。君主自己要強盛是很容易的，那知賢明的君主能幹的，臣子都

拿空言來守那不實在的典禮；做了一回，有了效驗，在上的，在下的，就一直做下去，以為這是制服天下的妙法了。

唉！周朝講究典禮，終究不能振興；後代把清談來治國，要想不亡，可以做到麼？

語必歸宗法（周公論）

清方苞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佐成王治天下。管叔作亂，周公誅之。所謂大義滅親也。

劉子古塘問於余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加刃於管叔，何也？余曰：是乃所以為周公也。一語破的明知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二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賣而誅之，以塞衆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見矣。為周公句蓋天理不可以偽為，且以昭萬世之人紀。使知大義滅親，雖弟可加刃於其兄，又以明居位而不能討亂，則與之同罪。深一層意，更孔子作春秋於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示皆有可誅之罪也。然觀鴟鴞之詩，早已歎育子。

之閔斯則終公之身長隱痛乎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惄然無以自解蓋討賊之義與哀兄之仁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評 淵懿純茂肅括宏深經師之文斷推此種

闕

○二公召公與畢公高也

三誅管叔管叔以殷叛周公東征以討之

四隱魯公也

五桓桓公之弟弑

六莊莊公之子

七文考文王周公之子

八文母周公之母

隱公而
自立

莊桓公之子

閔之子

文考也

文王周公之母也

劉古塘來問我道：周公為什麼不差召穆二公去東征，偏要自己去殺管叔，這是什麼道理？我對他說：周公的好處，就在這種地方。

如果明明知道管叔該當殺掉，暗裏教二公出面去剿滅他。這就是粉飾外面，避那殺兄的惡名了。我看後代的亂臣賊子，個個假手他人，事成了還要欺騙他，把他殺掉，拿來塞住大眾的輿論。照這樣看來，周公辦事，純憑天理，很是明白了。因為天理是不可以假做的，況且還可以把他來表明萬世人類的紀綱，教大家知道依據着大義滅親的道理，雖做兄弟的也可以把哥哥殺掉；又可表明有官職的人，不去討賊，和那亂賊担了一樣的罪名。從前孔子做春秋對那隱公的大夫做桓公的臣子；桓公的大夫，死在莊公閔

公時代的，不把他們的死期寫出來，意思裏就是表明這種人，都是應該得着死罪的。

但是周公雖這樣做去，心裏頭仍舊捨不得管叔，把他做的鵠鴟這篇詩來一看，就曉得了。詩裏頭老早說養育兒子的辛苦，可見周公從這時候起，一直到死，心裏沒有一天不悲傷父母的恩義勞苦。對那殺管叔這件事，終覺得沒有法子可以解釋。總之，討賊的大義，和哀兄的仁心，是並行的，不是反對的。

逐層辨駁法（范蠡論）

宋蘇軾

范蠡字少伯，周時楚國人。越王勾踐之臣也。越既滅吳，蠡即隱去。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勾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斐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喻奇突想入非非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財者？何至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也哉？責備范蠡豈非才有餘而道

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以養局一筆使句踐有大度
鐵案便成一。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連。不。受。遂。去。終。身。
不。復。見。隱。於。海。上。有此陪客可為下文翻騰蓄勢使范蠡之去如魯仲連則去聖人不遠矣。
代范蠡籌畫入深際。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而不全於此吾是以累嘆而深悲焉。

評

責備范蠡見解高超可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

註

(一) 魯仲連

齊之高士也

(二) 平原君

趙國武靈王之子名勝

封於平原故稱平原君

越王滅了吳國，范蠡就說勾踐這個人，頸很長，嘴像烏喙，可和他同過患難，不可和他同享安樂。隨即帶了家屬，渡海去了。到了齊國，有一封信寄給大夫種，信裏說：『飛鳥盡了，良弓用不着了；狡兔死了，走狗就要殺了；現在你可以走了！』

范蠡單單能够致察他的君主罷了。我看范蠡他也是『烏喙』一類人物，歡喜財貨，是天下沒有價值的人，范蠡好好一個賢人，決不是積聚財貨一流

為什麼在海邊上種田，父子辛苦苦苦的去營謀那千金的財利，積了又散，散了又積，這是何苦呢？豈不是才幹有餘，力量不足，所以等到功成名就，身體雖然退了，心還沒有放下來麼？假使勾踐果然度量寬宏，能够任用范蠡，這個人也不肯安安靖靖做下去，老死在越國裏的，我所以說蠡也是『烏喙』一流呢！

戰國時代，有魯仲連替趙退去秦兵，平原君就要封他，并拿千金送給他。那知道連不受去了，終身不再去見平原君。就在海邊上隱居，如果范蠡的去國，照魯仲連的辦法，那和聖人就不遠了。唉！自從春秋到現在，出處的節操，從來沒有像范蠡這樣完全的。但是為了這一橋，仍舊有些不完了。我所以常常嘆氣替他可惜的！

按段遞轉法（獲麟解）

唐韓愈

春秋魯哀公十四年，麟見於郊，為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所獲，折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孔子往觀之曰：麟也，何為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曰：吾道窮矣，因著春秋，書西狩獲麟為之絕筆。韓文公感其事故作是解。

麟之為靈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

皆知其為祥也。先坐實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祥字
 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
 知其為牛鬚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
 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為之不祥也亦宜。上段謂麟為祥此段又謂麟
 竭之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
 妙不為不祥也。麟必待聖人而知身分何等
重在大麟之為祥固是正意
 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重在不祥一邊原係翻
 案文字足見有德而不遇時者皆不祥之類

遇時者皆不祥之類
 也公之寓意深矣

評 忽言吉祥忽言不祥極曲折翻騰之能事奇奇變變絕妙大文。

註

(一)靈龍記麟鳳龜

(二)詠於詩

詩經有麟趾篇

(三)書於春秋

詳見題解

(四)鬚馬領長

(五)為聖

人出舊說聖人出則麟乃見

(六)以德謂不食生草

麟是明明白白一隻靈獸，詩經上說過，春秋上敘過，那傳記百家的書道及他也很多；雖婦人小子，個個知道他是吉祥的。

但是這件東西，並不養在家裏，又不是時常有的。他的形狀，很是奇怪，和那馬，牛，犬，豕，豺，狼，麋鹿，不是一般的。這樣講來，雖然看見了麟，也不曉得他是麟哩！有角的，我知道他是牛；有鬚的，我知道他是馬，那大豕豺狼麋鹿，我知道他是大豕豺狼麋鹿；只有麟是不能知道的。既然不能知道，就說他是一件不祥的東西也講得過去。

但是麟出來的時候，必定有一個聖人，掌著權柄，麟是因為聖人出世的，聖人一定曉得麟的形狀。這樣說來，麟果然不是不祥的東西了。那書上又說，麟所以被人家看重，是在道德一方面；不是在形狀一方面，假使麟不等聖人便出世，就說他是一件不祥的東西，也算不得錯了。

逐層詰責法（戒賭博說）

清劉德新

賭博之害最烈故作此以垂戒焉

事之有益於人者雖古凶人之所遺吾亦有取焉若絲之城桀之瓦是也事之無益於人者雖古聖人之所遺吾亦無取焉如堯之棄老之擣蒲是也夫以無益而不取况乎其有害耶然有斷制舊事相沿新機遞創昔人筆力過勁

以之適性情者。今人以之規財賄而賭博之事紛出焉。賭點清予嘗曰小人而賭博之媒也。君子而賭博貪之罔也。精湛之語曷言之夫賭博以求利斷未有能得利者。勝者什之一。負者什之九。此所謂乞頭而外無賭錢不輸之方也。乃負矣而必求一勝再負矣。而又必求一勝再三四之不已。卒之有負無勝則吾資以罄。吾債以積。而吾心益以熱。凡苟可以得財賄者。將何所不至哉。抵如嘶吾故曰此盜之媒貪之罔也。後一筆意而且心術。以太明則必起爭競而且身命以此輕焉。何也。勝負之情切則必忘飲食廢寢眠。此三排皆賭博中應是能觀人於微者。以是而言。非所謂不徒無益而有害之者耶。

益字首句

評 無義不搜。無筆不動。文境如剝蕉抽蘭。層出不窮。

註

○一 鯀之城

堯帝封鯀為崇伯使之治水鯀乃大興徒役作九仞之城迄無成功

○二 禄之瓦

昆吾為桀造瓦見史記龜策傳

○三 堯

堯之子丹朱明淫無度堯作圓棋以閑其情

○四 樞蒲

樗蒲出自然竺國老子入胡

○五 國

音訛烏媒也

生鳥以
鳥者
來之鳥外

有益的事情，雖是古時凶人傳下來的，我也要用他。那鯀造的城，傑造的瓦，都是的。無益的事情，雖是古時候聖人傳下來的，我也不要用他，那堯帝造的奕，老子做的擣捕，都是的。沒有好處，尚且不去用他；那有害處的，何消說得呢！舊事流傳，花樣翻新。前人拿他來舒散性情的東西，現在人把他來騙取財物。那賭博的事情，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嘗道小人喜歡賭博，就是強盜的起點；君子喜歡賭博，就是貪得的基礎。這是什麼原故？因為歡喜賭博的人，那一個不想贏錢；但是沒一個能够得利的。贏得時候，不過十分裏頭一分；輸的時候，十成裏倒有九成，這就是前頭人說的，除掉抽頭以外，沒有賭錢不輸的方法。多輸了還要想法子去贏，再輸了再要去贏，再三再四，不肯罷休；終究是輸的，沒有贏的，從此以後，錢財完了，債務多起來了，貪利的心思，愈加熱起來了，凡若能够得着財物的法子，那有不去做的道理？這不是強盜的起點，貪得的基本麼？

而且心術就此壞起來了。因為動了『覬覦』的歪念，必定要想出壞主意來

；而且舉動就此不官正了，因為計較的心思過分利害，必定要爭奪起來，而且生命也從此看輕了。因為輸贏的心很是急切，把飲食睡眠都忘掉了，這不是不單單沒有益處，反而有害嗎？

逐層詰責法（戒酗酒說）

清劉德新

不曰飲酒而曰酗酒，言自誤於酒也，故作此以戒之。

傳有之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吾則以為酒猶兵也。不戒將自殺。蓋酒之為害，固不僅內喪。若德外喪，若儀而已。當夫羣然舉白，痛飲自豪，豈不曰吾求一醉之為快也？及其量為酒勝，頹然而倒，非夢如夢，非死如死，即其夢，幸得覺，死幸得蘇，而宿醒所苦，嘔吐狼藉，以吾人之身，寒暑燥濕之不克當者，寧堪經此摧折耶？先說明酒之害身筆意亦整飭亦精湛且飲者之量，或不為酒所勝，而不能不為酒所使。酒勝則氣粗，氣粗則膽壯，時而狂呼大笑，時而悲哀憤怒，非言可勸，非力可排，因而罵坐，行毆杯盤之地，即戈矛之場，以此得亡身喪家之慘者，蓋比比也。此說明酒之害事較上段更進一步，嗚呼，人之酒於酒者。

縱不失若德。若儀獨不為性命計耶。

評

將酒之為害。說得酣暢淋漓。井井有條。頭頭是道。如讀賓筵詩酒詰篇。

註

(一)傳有之曰三句

見左傳隱公四年。

(二)若也

故

音成酒病也。

灌夫罵丞相田蚡。

(三)醒

音成酒病也。

灌夫罵丞相田蚡。

(四)罵坐

見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傳列

左傳上說道。『兵的害處，同火一般，不去止住他，就要燒着自己。』我說酒的害處同兵一般，不從早戒去，就要殺掉自己了。因為酒的害人，不單單內面破壞你的德行，外面損失你的儀容就算了事。許多人聚在一處喝酒的時候，很是痛快，很覺豪爽。心頭想我只要找尋醉的時候快樂，等到喝過了量，身體站不住了。說他不是夢，好像似夢；說他不是死，好像似死。就是得了微幸，夢能够醒，死能够活。那留在肚子裏的宿酒，還要作難，嘔吐起來，狼藉滿地，人的身體，受不起涼熱燥濕，反能够受酒的磨折麼？

況且喝酒人的胃量，雖然也有不被酒壓制的，然而總不能不被酒使用，酒力一勝，氣就粗了；氣一粗，胆就壯了。有狂叫大笑的，有悲哀憤怒的；不是言語可以勸得醒的，不是武力可以排得開的；就此罵人打人，杯盤

的地方，變做了戰場。從這一點得着亡身喪家的，慘狀也不曉得有多少。
唉！貪酒的人，就是能够不破壞你的德行，不損你的儀容，難道不為自己性命打算一下麼？

逐層詰責法（勤說）

清李文炤

李文炤，字元朗，號恒俞，清時人。

治生之道莫尚乎勤。故邵子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言雖近而旨則遠矣。明證古語以人之當勤無如人之常情。惡勞而好逸。甘食媿衣玩日。憊歲以之為農。則不能深耕易耨。以為之工。則不能計日。效技以之為商。則不能乘時趨利。以為之士。則不能篤志力行。徒然食息於天地之間。是一蠹耳。此段言不夫天地之化。日新則不敝。故戶樞不損流水不腐。誠不欲其常安也。題蠶畫宣再用喻意人之心與力。何獨不然。是故勞則思。逸則忘。凡物之同情也。大禹之聖。且惜寸陰。士行之賢。且惜分陰。又况聖賢不若彼者也。勤使有報。佐他如博奕搏獮之類。昔人所謂牧猪。又證明聖賢之

奴戲耳。劫搶攻殺之稱不離於耳。非所以衛生擾攘。孤注之狀不絕於目。非所以惜財祁寒盛暑日夜流連。徒足以失時而廢事亦何樂而為之耶。

評 將人之不勤與古人之能勤說得淋漓酣暢。以整飭之筆達精湛之思。正如

暮鼓晨鐘令人猛省。

註

(一) 邵子 邵雍字堯夫宋時人謚康節先生

(二) 戶樞不損二句 晏古語

(三) 士行 陶侃字士行晉人嘗言

(四) 草當惜分陰 吾在軍中言賭

(五)

樗捕賭博之具也

(六) 牧猪奴 陶侃是牧猪奴為之

孤注 盡取所

有而賭

治生的道理，勤是最要緊的。有一個姓邵的人道：『一天的事業，全在早晨；一年的事業，全在春天；一生的事業，全在勤苦。』話雖淺近，意思覺得很深遠的。

但是人的常情，個個惡那勞苦，貪那安逸；喫得好，穿得好，拿那寶貴的光陰，漸漸消磨，這種人叫他種田，不能够好好的墾植；叫他做工，不能够算準日期，表現他的技巧；叫他做商，不能够湊着機會，發達營業；叫他做士，也不能够堅定自己的志向，竭力做下去，單單在天地間喫喫膾，這不是社會上的蛀蟲嗎？

我看那天地的『化育』，天天革新，所以不會壞，試拿戶樞來比，只要時時旋轉就不會爛；又拿流水來比，只要天天流動，就不會臭了。這都是常常安靜的效驗。人的心思和力量，難道有兩樣麼？人若勞動，就會思想；人若安逸，就要遺忘；人情個個相同的。你想大禹是聖人，還要珍惜寸陰；陶士行是賢人，也要珍惜分陰，那不到他們地位的，何消說得呢！

講到賭博，前人叫做『牧豬奴戲』，是很看不起的。稱他為『捨刦攻殺』等名目，耳朵裏聽慣了；不是保衛生機的道理，紛擾孤注的形狀，眼睛裏看慣了；也不是愛惜錢財的道理，極冷極熱夜裏日裏，總不肯罷手，不過耗費時間，荒廢事務罷了，有什麼樂趣呢？

逐層詰責法（儉說）

李文炤，字元朗，號恒齋，清時人。

清 李文炤

儉。美。德。也。而。流。俗。頗。薄。之。貧。者。見。富。者。而。羨。之。富。者。見。尤。富。者。而。羨。之。一
飯。十。金。一。衣。百。金。一。室。千。金。奈。何。不。至。於。貧。且。匱。也。聯。痛。快。之。至。每。見。閭

之隊。或列紳紳之末。類無不羞向者。之為鄙陋。於是盡舉其規模而變之。
而累世之藏。或盡廢於一人之手。况乎用之奢者。取之不得不貪算。及錙銖。
欲深。谿。竈。此不儉之害。其究也。詭求詐騙。寡恥鮮廉。無所不至。此不儉之
層說義更精透。則何若量入為出者。享恒足之利乎。
發人猛首。且吾謂儉者。豈必一切
損之養生。送死之具。吉凶慶弔之需。人道之所不能廢。稱情以施焉。庶乎不
至於固乎。所以起下文。惟是金玉之輝煌。組纂之奇麗。水陸珍奇之供
設。及優伶之伎歌兒舞女之娛。尤為居家者所當遠也。

評 將不儉之弊。侃侃而談。頭頭是道。入後說到儉非鄙吝。尤得中庸之旨。筆意
整飭。局度安詳。

註 一錙銖 権名。十紫為銖。八銖為
錙言計算輕微之利也。 二谿壑 山之深處。言貪心
之甚。如山之深也。 三組纂 組織文采之衣

儉是美德，但是俗人很看不起他；貧的見了富的，就羨慕他；富的見了
更富的，也羨慕他。一餐飯要費十金，一件衣要費百金，一所屋要費千金。

，那裏能够不到窮困的地步呢！

我常常看見城市裏的父兄，很是儉樸；所以家計充足。他的兒子却變換了，有和差役做伴的，有加入賣買人裏頭去的，有和紳衿往來的；個個都看輕從前樸陋的樣子，把父兄所定的規則，盡行改變。幾代傳下來的財物，竟有盡被他們用盡的。況且用場大的人，見了錢財沒有不起貪心的。進帳不能不去計較，算到極微極細的地方。貪慾深得好像『谿壑』，弄到後來，拍馬詐騙，種種不要臉的事情，沒有一件不肯做了。倘使在用出去的時候，先算一算進款，豈不是能够長久享那家計充足的利益麼？

況且我所說的儉，不是一概減掉那養生送死的用度，吉凶慶弔的要需，是人在世上所不廢掉的對準情理用去，自然不會成一個吝夫了。但是輝煌的金玉，華美的繡物，水陸珍貴的食品，以及優伶的嬉戲，歌兒舞女的娛樂，都是居家的人應當去開的。

假物為喻法（習慣說）

劉蓉，字孟容，一字霞仙，清時人，著有養晦堂文集。

清劉蓉

荅少時讀書養晦堂之西偏一室。俛而讀，仰而思，思有勿得，輒起繞室以旋。室有窪徑尺，浸淫日廣，每履之，足苦躡焉。既久而遂安之。此非窪地已平，尤於習慣使然。一日父來室中，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命童子取土，以平之後。荅復履其地，蹴然以驚，如土忽隆者。俯視地坦然則已。平矣，地為平也。以慣使然，亦習已而後然。又久而後安之，噫！習之中人甚矣哉！點清習字頗足有慨歎之意。始於此，是正意與其改之。後不如慎之於初。

評

痛言習慣之難除，行文亦曲折，亦明晰，有條有理，不淺不深，合作也。

註

(一)養晦堂見題 (二)俛同 (三)窪烏瓜切 (四)蹴改容，不

從前年輕的時候，我在養晦堂的西面一間房子裏讀書。低了頭讀，擡起來想，有時候想不出道理來，就立起來在房子裏兜圈子。房子裏有一塊低的地方，他的對徑，差不多有一尺，漸漸的開闊起來，我每天走到這裏，腳就跛了。隔了長久，也漸漸不覺得什麼了。

有一天父親到這裏來，便笑道：「一間房子還不能夠弄好，怎麼可以治

天下國家呢？就喚一個童子，把低的地方，拿泥來填平了。後來我走到那裏脚碰過去，倒驚嚇起來，好像地上高了起來。灣了身子一看，平平伏伏的，地已平了，第二次走來，仍舊這樣，隔了好久，纔覺得舒服。

咳！習慣這樣東西，制服人的力量還了得麼？腳是歡喜踏平地的，不喜歡走窪處的；等到走了長久，窪的地方却和平地一般了；甚而至於重新走平的地方，好像沒有低的舒服了。照這樣看來，君子的學問，應該在起頭時候留意。

假物為喻法（指說）

指手。指也。以指病為喻。蓋即寄託之意。

明 方孝孺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瘳。馬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笑以為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笑者如初。史遷筆法變換由盲得來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為之痛。若剝刺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

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已成。非三月不能瘳。應無不終日而愈。病句父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於既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為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為也。義更精湛。君再疊三排

評 通幅純用喻意。而正意自在言外。即相如諫獵書。所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世之因小事而釀大患者。讀此可以悟矣。

註

(一) 母大指也

(二) 旬十日也

(三) 艾孟子七年之父也

浦陽地方，有一個鄭仲辨。他的體格，很是結實；他的面色，很是紅潤；他的中氣，很是充足；沒有一些兒毛病。有一天左手的大拇指上，生出一粒疹來，同米一樣高，鄭君有些疑惑，給人家看看，看的人大笑說道：『這算不得什麼毛病！』到了第三天，這粒疹更加高起來，和銅錢一般。鄭君愈加憂愁了。再給人家去看。看的人，仍舊大笑，再隔了三天，大拇指腫得更加利害，拿手來握他，覺得滿滿的。旁邊的指通通覺得痛如同鍼刺一樣，那肢體心膂，沒有一處不病了。這時候鄭君心裏很是害怕，就請醫生

診治，那醫生一看便驚駭的說道：『這是一種奇怪的毛病，雖則病在指上，其實全身都是病了。若不早醫治，性命恐怕就要失掉了。倘使初起的時候來醫治，只消一天就好了；起了三天來醫治，須要二十天纔好；現在病將要成功，不到三個月不能够好的。一天可醫好的病，只要拿艾去治；二十天可醫好的病，就要拿藥去治；等到成功以後，利害的，直達肝膈；就輕一點也要廢掉一只臂膊；如果不治，裏面病勢還不肯止；如果不治表面，病機也不容易看好。』鄭君聽了醫生的話，天天喫湯劑，外面拿很好的藥塗上去，果然到了兩個月，指病也好了；到了三個月，神色復原了。

借賓定主法（為學說）

清彭瑞淑

彭瑞淑，字樂齋，清時人，著有白鶴堂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以作事引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透澈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見其昏與庸也。勤學之效，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若屏棄而不用，則吾資之昏，倍人也。吾材之庸，倍人也。勤學之效，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

其昏與庸無以異也。不學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後一筆妙極。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句法飄遠。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者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評

勸勉之意。以整飭之筆出之。淺而顯。簡而賅。如讀勤學篇。勵志詩。

註

(一)蜀即今之四川省。(二)南海即普陀山在浙江省寧波海島中。

天下的事有難易麼？如果肯做，那難的也會變成容易的；如果不做，那容易的也見得艱難了。我的資質愚鈍，比不上別人，我的材具平庸，也比不上別人。只要天天去學，常常不貪懶惰，到了成功這一天，看不見什麼昏庸了。我的資質聰明，勝過他人；我的材具敏捷，也能勝過他人；倘使丟掉了不去用他，和那昏庸的人也是一樣的。

四川靠邊地方，有兩個和尚。一個是窮的，一個是富的。窮的對富的說：『我要到南海去，你看怎麼？』富的道：『你想去，你有什麼依靠呢！』貧的道：『我只要一個瓶，一個鉢就够了。』富的道：『我在這幾年裏頭，要想叫一隻船去，直到現在，還沒有成功。你想去，究竟有什麼依靠呢？』隔了一年，窮的和尚從南海回來，去告訴那富的。富的聽了，慚愧到了不得，四川到南海，不知道有幾千里路。富的不能到，貧的反到了。一個人立志，怎麼可以不如那四川的和尚呢！

照這樣看來，材質的聰敏，好像可靠，其實不可靠的。自己靠着聰敏，不去勤學，這就是破壞自己的方法。材質的昏庸，好像可以限止人的進步，其實是限不住的。不肯把昏庸來限止自己，趕快求學，一些兒不怠惰，這就是自己勉力的道理。

中權扼要法（自立說）

清張自元

張自元，字翰宣，清時人。著有嘉樹山房文集。此作正勉人自立也。
凡物莫不有死。草木禽獸昆蟲。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夏生而秋冬死者。

十年百年千年而死者。雖有遲速相去。曾幾何時。惟人亦然。方其生時。勞之以所為。淫之以所好。汨之以所思。其經營不已。若無復有盡期者。及其氣散而死。則蹠然不能肉其白骨。與草木禽獸昆蟲之變滅。何異乎。君子知之。故不以形體之有無為生死。而以志氣之消長為生死。吾今日形體無恙。而志氣已竭。斯為死矣。雖生猶死痛快之筆。吾志氣配乎道義。發乎文章。且與天地同流而矣。有於形體乎。故簡策所載古聖賢人。雖死已久矣。而其輝光如日星之爛然。蓋其人至今存也。然則死而不死。亦在人自為而已。宜何如自立哉。

評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文本此立論。樹義正大。可為醉生夢死者。

痛下鍼砭。

註

(一) 蹠然蹠音味蹠白骨貌。

沒有一件東西不死的，那草木鳥獸昆蟲有朝生暮死的，有春夏纔生，秋冬便死的；有活到十年百年然後死的。死期雖有早晚，但計算起來，

來去也沒有許多時候。人也是這樣的，在生活的時候，為了作為，受着許多勞苦；為了嗜好，受著許多煩惱；為了思慮，受著許多焦勞。儘量做下去，好像沒有死期的，等到神氣一散，那就死了。連自己的肉不能夠放在白骨上面，和那草木鳥獸昆蟲的變滅，還有什麼分別呢？

有德的君子，是很明白這層道理的，不把形體的有無，斷定生死；却拿志氣的消長，來斷生死。我現在形體雖在，倘使志氣不振起來，就可以算死了。我的志氣能够和那道義配合，把文章來發表出來，那生命就和天地一樣長久，還顧形體麼？書籍上載的古聖人古賢人，雖則死了好久，他的輝光好像是明星朗月，這種人直到現在，還沒有死哩！

從要死的形體做到不死的地位，這要人自己勉力，自然會做得到的，為士的應該怎樣自立呢？

借物寫照法（龍說）

唐韓 愈

借龍以喻君，文公思得明君而事之，故作此說。

龍。噓。氣。成。雲。雲。固。勿。靈。於。龍。也。先輕一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

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此處轉到雲說得
以無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此處又
說雲然龍勿得雲無以神其靈矣。一段言雲重在龍乘是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
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可以無雲不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含蓄
盡

評

無處不轉。無轉不靈。可藥平庸之病。題係說龍。文亦如龍矣。

註

一玄間

猶言天際也。

二薄日月

薄音博

言日月也。

三光景

景與影同

言歲光也。

四變化

言能化風雨

五水下上

言能降水於下上也。

六汨陵谷

即搖山感語出易

七雲從龍

乾卦

龍這件東西，能够噓一口氣，變成雲。照這樣看來，雲不能比龍靈了。但是龍乘了雲氣，渺渺茫茫的在天邊游來游去，還要靠着雲去侵犯日月，遮蔽光明，激動雷電，變化風雨，灌溉土地，汨沒陵谷，雲豈不是一件靈的東西麼？

但是雲是龍教他靈的。講到龍的靈，並不是雲使他靈的，但是龍沒有了雲，也不能顯他的靈了，失掉了依靠的東西，怎麼可以靈呢？真是奇怪他

的倚靠東西，是就是他自己做出來的。

易經上說：『雲從龍』，既然是龍，雲應該跟他了。

借物寫照法（馬說）

唐韓愈

韓愈借馬以自喻。因人不知己而作也。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起筆正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承處偏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此處又用屈於不知何等感慨。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見其能千里也。此言非常之人必須養以厚祿方可展其策。之不以才否則才不能顯。千古英雄同聲一哭。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盡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結清主意有悲壯淋漓之妙。

〔評〕以良馬不遇伯樂為喻。至於正意可於言外領會。文筆有生龍活虎。不可捉摸之妙。

註 ① 伯樂孫陽字伯樂，周人善相馬

世上有伯樂，纔能够有千里馬。千里馬是常有的，那伯樂却不容易碰着的。所以雖有很好的馬，委屈在奴隸手裏，和那尋常的馬一起老死在槽裏，沒有人稱他是千里馬的。

能够走千里的，他一餐要喫一石米，養馬的人，不知道他能够走千里，不把充足的食料給他喫，所以這匹千里馬，雖則能走千里；但是喫得不飽，力量就不充足，他的好處，不能表現，要想和那尋常的馬走一樣長的路途，尚且不能；那裏能走千里呢！

不照道理去打他，不照力量去餵他，大叫起來，也沒有人懂他的意思。那養馬的還要拿着鞭子說：『現在天下沒有好馬了』。唉！難道果真沒有好馬麼？不懂得馬的好處罷了！

借物寫照法（愛蓮說）

宋周惇頤

按 惇頤字茂叔，宋湖廣道州人。博學力行，聞道甚早。著《太極圖通書》，世稱濂溪先生。此作正借以自寫也。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

著此一筆便見愛蓮者之高尚。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亵玩焉。伏根正蓮之可愛處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人愛牡丹句回應上卷世

評 章法分明筆意超逸斯為見道之文。

註

○淵明陶潛字淵明晉代高士自號五柳先生

○愛菊淵明作聊去來辭有松菊猶存句

，從唐朝到現在，世人個個歡喜牡丹。

我偏偏歡喜蓮花，因為他從淤泥裏透出，沒有一些污點染着；在清水裏洗濯，也沒有一些妖媚發現；而且裏頭很通，外面很直；沒有蔓延的簾，也不生枝節；香氣越遠越香，乾乾淨淨的挺立在池裏，只可遠看，不可亵玩的。我拿花的品格評論起來，菊是花裏頭的隱士，牡丹是花裏頭的貴品；蓮花是花裏頭的君子。

唉！陶淵明以後，愛菊的人不大聽見；愛蓮的人，除掉了我，還有那個

！那歡喜牡丹的人，很多是應該的！

據理辨駁法（孔子世家書後）

宋王安石

司馬遷史記有二十世家皆記諸侯之世系而孔子亦預之王荊公以孔子非諸侯雖尊崇孔子亦不當列於世家故作此以駁之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據太史公之定例以駁之孔子重旅人也樓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於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孔子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羽翼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天下可也何特世家哉失得有理而孔子處之身分愈高也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評據史記之體例以相折難義正詞嚴後幅推到孔子之道不因世家而大亦至確當太史公有知亦當引為諍友

註一 將聖魯論第八篇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二 抵牾矛盾不合也

太史公敘帝王的事情，叫做本紀；敘公侯世世代代傳下去的事情，叫做世家；敘公卿獨立經營的事業，叫做列傳。這是太史公的編史記定例。現在把孔子放在世家裏，進退都說不過去，究竟有什麼依據呢？

孔子是一個旅行的人罷了。在那混亂時代，跑來跑去，並沒有得着一尺地方的權柄。拿孔子放在列傳裏，是很妥當的，為什麼放在世家裏呢？

難道為了孔子有聖人的資格，他的教化可以幫助萬世的人類，特地放在世家裏，拿來可以尊崇他麼？這也不是極透徹的話了。仲尼的才幹，雖做帝王也沒有什麼慚愧；單單做公侯麼？仲尼的道德，就是把天下來做他世代傳授的東西，也沒有什麼不可；單單做一個世家麼？放在世家裏，仲尼的道，不會擴大一點；放在列傳裏，仲尼的道也不會縮小一點。司馬遷爲了這篇，倒弄亂了自己的體例，人家說他顛倒的地方很多，這是不錯的。

據理辨駁法（讀孟嘗君傳書後）

宋王安石

孟嘗君戰國時齊之公族，名文，田嬰之子，相齊宣王，封於薛。孟嘗君，其稱號也。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先筆

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一筆抹煞見得孟嘗君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辨取有力。引起末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評為游說之士。痛下鉞礮。剝膚存液。鍊氣歸神。

註

(一) 雞鳴狗盜

時孟嘗君之狗入秦宮中。取所獻孤白裘以獻。幸姬為言於昭王。昭王乃夜半闔宮法雞鳴而出。客有能為雞鳴者效雞鳴而羣雞盡鳴。

世上的人都稱贊孟嘗君能够得士，所以那些士人，大半歸向他，到後來靠他們的力，纔能够從和虎狼一樣凶的秦國逃出來。

唉！據我看來，孟嘗君這個人，不過做一個雞鳴狗盜的主人罷了，怎樣可以算得士！

假使不是這樣，說他靠着齊國的強大，只要能够得着一個士，就可以操南面的大權，制服那強秦了。還用得着這些雞鳴狗盜的人麼？雞鳴狗盜的人，都到了他的門下，那真有本領的士子，就不肯來了。

假物為喻法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宋蘇軾

李伯時，宋時舒州人。元祐進士。後歸隱。居龍眠山莊。號龍眠居士。肆意巖壑間。惟善畫。自為山莊圖。為世所重。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畫曰者。常疑餅非忘食也。以畫日為喻。謂醉中反乎天機者。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謂動乎天機者為喻。天機為喻。謂醉中藝。此句說到畫。見得動於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天者亦不可不游於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評 正喻夾寫。詞意清新。行神如虹。行氣如空。文亦動乎天機矣。

題 ① 龍眠居士

解見題

有人說。『龍眠居士畫一幅山莊圖』，教後來上山的人，可以儘着脚步走
去，便能够知道路道；好像看見了夢裏的景致；好像前世碰着見過的東西。

，見了山上的泉石草木，不必查問便可知道他的名目；見了山裏的漁樵隱逸，不必問明姓名，就可認識他們，難道看的人，都是強記牢的麼？

那畫太陽的人，常疑太陽像一塊餅。他並非忘了太陽；那喝醉的時候，都會張口去喝，斷不會拿鼻子去喝的；做夢的時候都是拿手去捉，斷不會拿腳來捉的，這都是和天機湊合，不必勉強去記，自然能够不忘的。居士住在這山裏，心裏頭沒有一件東西梗住。所以他的精神，和萬物融化；他的智巧，和那百工流通。

但是不論什麼東西，一半是道，一半是藝。如果單單曉得道理，不會運用藝術，那件東西雖然顯在心頭，不會表現到手裏來的。我曾經看見居士畫的華嚴相，都用理想來創造的，恰和佛像符合，佛菩薩說的居士畫的，好像一個人造出來的，況且他現在畫自己親眼看見的山莊麼？

就題生情法（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李去非

洛陽，在今河南洛陽縣。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殼之阻，當秦隴之咽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

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一旬總斷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雖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蹤跡。廢而為邱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愚弟興亡低徊欲絕。予故嘗曰。園固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關係正引起下句作記意。洛陽之名。圓有如許。絕大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固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評

小小園固。說得如此關係。憑弔古今。歎歎不置。幅中實具尋丈之勢。

國

一、穀

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地勢極險。

二、鼴

音萌。澠池也。在今河南澠池縣。

三、秦隴

今之陝西甘肅也。

四、貞觀

唐太宗年號也。

也。

五、開元

唐玄宗年號也。

六、五季

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也。

這洛陽地方，是天下的中心點。靠穀鼴兩山的險要，做了秦隴兩處的咽

候，趙魏兩國的要道；是四方一定要競爭的地方，天下沒有戰爭，果然不必說；如果發生了戰事，那洛陽必定先受兵禍，我所以曾經說過：『要看天下的治亂，只要看洛陽的盛衰，就可以知道了。』

唐朝貞觀開元時候，公卿貴戚在洛陽建築館第，差不多有一千多。等到後來發生兵禍，接着五代的大亂，那些池塘竹樹，被那兵車蹂躪，變作邱墟；那些高亭大榭，被那烟火焚燎，都化灰燼。洛陽園囿和那唐朝一起滅亡，沒有一處可以保存的。我所以曾經說過，園囿的興廢，是那洛陽盛衰的憑證。

要看天下的治亂，只要看洛陽的盛衰；要看洛陽的盛衰，只要看園囿的興廢，照此說來，我做這篇名園記，難道沒有關係麼？

唉！公卿大夫立在朝堂上的時候，都爭一己的利權，不去管天下的治亂；到後來要想退到這裏來，享林泉的幸福，能够做得到麼？這就是唐朝的末年的景況了！

高一層觀起法（酷吏列傳序）

漢司馬遷

酷吏、嚴酷之吏、凡吏之嚴者皆列入此傳、此其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子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以孔子觀之。理名言。立論。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湯。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見刑法之重。道德以輕。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頂上道德。言崇樸實也。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奸。黎民乂安。頂上制治句。見得漢初吏治之善。不在刑而在德。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制治之本。在道德。不在刑法。文本此立論。萬然儒者之言。卓識鴻文。斷推此種。

罰

一老氏即老子。姓李。字聃。名耳。謚曰聃。二聽訟句見論語顏淵問仁篇。三下士句見老子。四破觚句言除眾法也。

(五)斲雕句言崇樸。六吞舟之魚。大魚也。

從前孔子道：『拿政令來禁他，拿刑罰來辦他，這些百姓，不過不犯法罷。

了，那羞恥的良心，是不會發現的，必定要拿道德來引導他們，再拿那禮制來整齊他們，他們自然會有廉恥，自然會感化了。老子說：『最高的德，自己不拿德來表示，所以常常能够保守他的德，那下等的德，不肯丢掉自己的德，那就沒有德了。法令儘量的加多，盜賊反而蠭起來了。』

太史公說：『孔子老子的話，真是不錯。』國家的法令，不過治天下的器具罷了。算不得政治的本源，強秦時代，法網很是嚴密，但是奸偽的事情，天天發生出來，在上的和在下的，彼此蒙蔽，弄到一蹶不振的地位。那時候官府治百姓的法子，好像救火揚沸正如火越熾水越沸，不拿那凶很嚴酷的手段，怎樣擔任得住。研究道德的人，都不能稱職了。所以孔子說：『審斷訟事，我不能超過別人，必定要百姓們沒有訟事，纔算好了。』這兩句實在不是虛話。

漢初時候，把有稜的東西，破掉做成功圓，把雕刻的東西，去掉還到質樸的地位。那法網寬到了不得，就是有吞舟的大魚也可以漏出去，吏治倒反蒸蒸日上，沒有奸詐的事情，百姓也很安靜，從這裏看起來，治天下是在那邊，不是在這邊了。

即景生情法（春夜宴桃李園序）

唐李白

桃李園長安名園也。春時桃李盛開，李白與諸兄弟夜飲於其中，相與賦詩而為之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點清夜字，便不是。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陽春召我，大塊假我，皆為惠連。我字句如仙，何等豪放。此贊羣弟有吾人詠歌獨慚康樂。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清此寫春之樂。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確切夜字，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註 從天地萬物說起，何等雄壯。以後有次序，有點綴。詞無泛設，筆有餘妍。宇宙大文，斷推此種。

註 ①秉燭長古詩云：晝短苦夜。②大塊天地。③羣季諸弟。④惠連晉人謝惠連也。⑤康樂謝靈運襲封康樂侯。⑥羽觴爵也。有頭尾。⑦金谷晉朝石崇有金谷園，客在園中飲酒賦詩，不成罰酒三斗。

天地大得很，好像是萬物的旅館；光陰快得很，好像是百世的客人，人

生在世，好像做夢。歡樂的時候，也是不多。所以古時候的人，到了夜裏還要點着蠟燭去游玩，是很有道理的。

陽起繁盛的春天，把煙雲景致來引誘我們；造化拿形形色色的現象，來給我們看；我們就在桃李園敘那『天倫』的樂事。我的弟弟，聰明雅秀；個個都是惠連，但我歌詠起來，却比不上康樂了。幽雅賞心的事，還沒有完結；那高尚的談論，又清脆地起來了。我們坐在花裏，開了瓊筵，飛了羽觴，喝醉在月亮下面；如果沒有好的文字，怎樣發明雅懷呢？如果座中冇做詩不成的人，罰他喝金谷園所罰的酒數。

先證後論法

(外戚世家序)

漢司馬遷

外戚指后妃而言。后族代有封爵，故曰外戚。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論總一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而紂之殺也
嬖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引證三代外
句法亦不板滯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

之大倫也。外戚關係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道字結上六經無如命何。命字起下妃匹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又頂命字。豈非命也哉。總結一句。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解 將齊家治國處推闡。見得宏道立命。是為人之要旨。以疏逸之筆。達感慨之詞。此文之有功性道者。

國**一** 塗山山名禹娶塗**二** 妹喜有施氏女為夏桀之妃**三** 有娀狄為次妃其女**四** 姐已有蘇氏女為**五** 姜原帝嚳娶有邰氏姜原為元**六** 太任王季即周始祖后稷之母也**七** 嫫姒幽王之妃也**八** 子姓即子孫也**九** 不能成指惠帝后薄皇后陳皇后慎夫人尹姬也**十** 要終指戚夫人王皇后栗夫人李夫人也

古來的帝王，和那守成的君王，不單單德行好，也虧外戚幫助他，纔得長治久安。

夏朝的興起來，靠着大禹王后塗山氏等。到桀亡天下為了妹喜；商朝的興起來是帝嚳娶有娀的緣故；紂王得着殺身的禍患，是寵幸妲己，弄出來

的；周朝興起來的時候，有姜原和太任一輩賢妃；後來幽王的滅亡，是娶了褒姒弄出來的。所以易經這部書，第一是『乾坤』兩卦，詩經三百篇，第一是『關雎』三章，而且尚書，稱『美釐降』，春秋譏諷，不去親迎。從此看來，人道裏頭，要算夫婦最要緊了。禮的作用，對那婚姻一方面，最為注重，樂律能够調和四時，自然和順一陰一陽的變動，就是萬物萬事的統紀，可以不謹慎麼？

人果然能夠把道擴充開來，但是那命運是無可奈何的。配偶的愛情，不是那君主對着臣子所做得到的；也不是父親對着兒子所做得到的；而况卑下的人呢！愛情歡合了，有些沒有生育；能生育了，有些不能善始善終；這不是命麼？孔子不大講命。因為命的道理，很是精微不容易講明的；若不是明白幽明的德，那裏能够知道性命的道理呢？

題前蓄勢法（秦楚之際月表）

漢司馬遷

秦指二世也。楚指項氏也。其時天下未定，不可以年紀，故修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

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指陳涉項羽漢高而言。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此處總結三段文字。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六指上文虞夏商周。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七指上文周公。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此指上文虞夏商周。而言用力如此。此指秦蓋一統。若斯之難也。而_{文三段}言用此。則_上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豪傑維萬世之安。此處另着一筆為下。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向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評 純是題前蓄勢。未嘗着一實筆。入後始歸美漢高。無限詠歎。有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之妙。

註

(一)陳涉

即陳勝，秦末首發難者。

(二)姬

同彥切，與禪

(三)虞夏

指舜禹也。

(四)契

帝嚳之子商之祖也。

(五)后稷

始名契，周之祖也。岐豐之地。

(六)孟津

在今河南孟縣南。武王伐紂會諸侯於此。

(七)放弑

即湯伐桀，武王伐紂也。

(八)襄公

秦仲平王賜以土。

(九)文繆

文公也。

(十)獻孝

獻公也。

(十一)起閭巷

漢高帝起於泗上亭長。

太史公讀了秦楚時代的史事，便道起初發難的，就是陳涉；拿暴虐的手段，去滅強秦的是項羽，能够掃蕩亂事，誅戮暴民，平定海內，終究做皇帝的是漢家，這五年裏頭出號令的人，換了三個，自從有了人類以來，受命的君主沒有這樣快的！

從前虞夏兩朝興起來的時候，積了幾十年的功德，纔能够把恩德普偏到百姓身上；把天子的政治權且施行起來；沒有人不服了，然後即位。講到湯武的得天下，由來更加長久，是從契和后稷發起的，十幾代講究仁義，到了武王時候，要想伐紂，天下諸侯並沒有約定日期，到孟津來會武王的有八百個國度，然而武王還說時機沒有到。直到後來，纔敢把桀紂來放弑，講到秦國，他的基業是襄公起頭的；到了文公繆公時代，名聲纔大起來；獻公孝公以後，漸漸侵略六國，一百多年，直到始皇纔能統一中原，就靠着恩德，既然那樣靠着，力量又是這樣，可見得統一是不容易的。

秦始皇既做了皇帝，以為亂事不得停止，是諸侯存在的緣故，就把封建廢掉，拆毀有名的城池，把軍器銷去，豪傑殺掉，心裏想這一來，可以長治久安了。那知帝王興起來，偏偏在閭巷裏頭，聯合諸侯，討伐強秦，比較三代還要利害。從前強秦的種種佈置，恰巧替賢人做掃滅羣雄的資本，奮發起來，就做天下的主人，那個說沒有土地不能做皇帝呢？這就是書傳上所稱的大聖人，豈不是天麼？豈不是天麼？若非聖人怎麼能够擔當大任，受天命做皇帝呢！

雨意夾題法（馬叟集詩引）

明申涵光

申涵光，字鼎盟，明時人，少聰穎，博涉經史，善為詩，著有聰山集，餘俱見引中。

上谷一郡多理學，猶有靜修先生之遺風焉。以理學作觀而馬子叟以詩著，入夫理學與詩判而不一也。久矣，儒者斥詩為末技，比於雕蟲之屬。為偏重詩學者而言而太白嘲笑魯儒，倘極醜詆。為偏重詩學者而言殊途者異議，理固然歟。格大雅，卓然成家，則又何故得一波三折之妙，予謂世俗所謂理學與詩皆非也。

褒衣緩步。白髮死章句。此士而腐者。漢高所以解冠溺之耳。而士之以風雅自負者。率佻蕩越闊。以綺語飾其陋。本之則無詩。又可知三百篇多忠臣孝子之章。至性所激。發而成聲。不煩雕繪。而惻然動物。是真理學。即真詩也。即如靜修先生紹濂洛之統。高風亮節。為元醇儒。今讀其集。古健真削。無愧唐音。不可以證其合乎。得此一觀而足。吳徯勉旃。生禮義之鄉。秉聲音之正。合程朱李杜。為一身匪異人任矣。

評 自古詩人無不研究理學。理學與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文本此立論。可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

註

(一) 靜修先生

劉因、字夢吉、元時人、六歲能詩、長而研究理學、表所居曰靜修。

(二) 解冠

史記漢高祖不喜儒、以儒冠置於溺中。

(三)

濂洛

周敦頤字茂叔、宋時人、通性理之學、世稱濂溪先生、洛陽程顥字伯淳、其弟顥字正叔、受業於濂溪、世稱濂洛之學。

上谷地方研究理學的很多，還存着靜修先生的遺風。只有馬曼徯君，偏靠詩學出名。

理學詩學分做兩派已經好久了。講理學的，拿詩看做下等技藝，放在雕

刻一類裏。唐朝詩家李太白嘲笑魯國的理學家，罵得着實不堪。走兩條路的人，發出來議論，也是不同，這是理上該當的。

晏徳品行很是謹純，沒有一點浮誇的習氣。所著養正諸書，都是理學裏頭確切不移的議論，論他做的詩，品格很是大雅，可以獨立自成一家，這是什麼緣故呢？我說世上所講的理學詩學，都不合道理，看了寬大的衣服，走幾步很迂緩的路，天天尋章摘句，到老還不能夠貫通，這是腐儒，漢高帝要拿儒冠放在洩溺裏，就是對這種人說的。那自命風雅的人，又很輕佻，不守範圍，拿些華麗的話來，文飾他的淺陋，根本沒有了，詩那裏會好呢？詩經三百篇，都是忠臣孝子做的，從天性裏發出來，成了天然的聲音，無須雕琢描摹，讀的人自然會感動，這就是真理學，也就是真詩學哩！我就拿靜修先生來講，他是接周子程子的道統，風采節操，很是高尚的。元朝最純粹的儒者，要推尊他了。現在讀他詩集，句句古健，語語真削，差不多唐朝人的詩；他可以證理學詩學是同條共貫的。

晏徳要勉力一點，注重在禮義的地方，得着聲音的正道；把程朱的理學，和李杜的詩學，合而為一，這件事除掉你，沒有人能够做得到的！

言文對照

古文筆法百篇下冊

高一層觀題法（送王秀才序）

唐韓愈

王秀才失意而歸必有不平之意故作此以慰之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而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所託而逃焉者也應上旨於味句若顏氏子操觚與輩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尚何麌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以顏子曾子作觀便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是抬高王秀才身分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

也一筆抹然建中初天子嗣位有以貞觀開元之不續在廷之人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一筆抹然吾既悲醉鄉之文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又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贊之正以望之而王秀才不平之氣自化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

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回應首句
章法完密

〔評〕借醉鄉之後，觀到聖人之徒，欲化王秀才不平之氣。

和平溫厚，醞釀深純。

〔註〕

一、醉鄉記

王贊字無功，唐時人性嗜酒，能飲五斗。

二、阮籍

字嗣宗，晉時人。

三、陶潛

字元亮，晉時人。

四、貞觀

唐太宗

五、開元

唐玄宗

六、出金石

曹參字子興，魯人，能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我在年輕的時候，讀王贊的醉鄉記，心裏很怪那隱居的人，既然和世界沒有什麼牽掛，為什麼還說這種話？難道真真貪嘴酒麼？到後來讀了阮籍陶潛的詩，纔知道他們雖然脫略，不願同世人交接；但是他們的心，終究不能平，偶然碰見那事物的是非，他就感觸起來，把酒來做遁逃的托辭罷了。那顏子住在一條陋巷裏，只有一簞的飯，一瓢的湯。曾氏唱起歌來，聲音好像從金石裏發出來的，他倆得着了聖人做師，急急忙忙的要想學他，還覺得來不及；對那外面的事情，沒有工夫去計較了，還有什麼借着『麴蘖』做逃避地方的道理呢！我所以很哀憐那醉鄉的人，不曾逢着好時候。

建中初年，天子即位，很想監看貞觀開元間的政治，做一番大事業，朝廷上官，個個上奏疏，討論時務，這時候那醉鄉的後嗣，又因所說的話

太直，丢了官了。我讀了醉鄉的文詞很哀憐他，又很敬重那良臣的功烈，要想認識他的子孫。現在你肯來見我，就是沒有什麼，吾也要誇獎一番；而况你的文學，你的品行，很能繼承家風元氣，渾然又端方，又敦厚，可惜吾力量很薄，不能够拔你起來；我的話，又沒有人相信；沒有法子想，只好湊你走的時候，請你喝酒。

低一層襯起法（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唐韓愈

董邵南，壽州安豐人。貧不能讀書，有孝行，舉進士，不得志，去游河北。時河北自天寶後，諸藩鎮不稟朝命，邵南欲往，有求用意。文公作此以諷之。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接向奇極妙極，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應上段必然之意。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此處恰用反筆，有諷董生不必往游之意。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

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三○（凭弔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評：忽奇突，忽委婉，忽開忽合，忽反忽正。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結處說到明君在上，見得藩鎮不臣，董生可不必往。含蓄不盡，情文相生。

註

一 燕趙

戰國時之二國名也。唐時均為河北地。

二 望諸君

樂毅去燕之趙，趙封之於觀津，號望諸君。

三 屠狗

荆柯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渐离，日飲燕市酒，酣歌於市中。

古時候燕趙地方很多那感慨悲歌的名士。董生成了進士，連連攷試，都不成就。心裏鬱悶，要到那裏去走一遭，我知道必定得意的。董生勉力一點啦！你有了學問，竟不得不着際遇。就是勉強羨慕仁義的，都歡喜你，憐惜你，而况燕趙的人，憐才愛士，是從天性上出來的呢！

然而我曾經聽得人家說，社會上的風俗，跟着教化走的。我怎麼可以知道現在的風氣，仍舊和古時候一樣呢！姑且等你去後再說。董生勉力一點啦！

我因此又發出一層感慨了，請你替我弔樂毅的坟墓，再去看那場裏，還

有從前高漸離一輩人麼？替我告訴他，現在明天子正在上面，可以快快出仕了！

推陳出新法（送薛存義之任序）

唐柳宗元

題解見本文。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此是一篇之主道破人義正嘲嚴此語未經人言。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值。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至理名言。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從對面說來義更透澈。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違於理者。得不忍而畏乎。結上文以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值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

酒肉而重之以辭。回應起句法不亂。

評 掃盡陳言，獨標真諦。足見官為民役，非以役民。正如暮鼓晨鐘，令人猛省。

註 一 河東即今山西永濟縣 二 若也即汝 三 零陵即今湖南零陵縣 四 考績尚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河東薛存義將走的時候，我拿肉放在俎上，又拿酒注在杯裏，送到江邊替他餞別；而且對他說：『凡做地方官的，有什麼職司，你知道麼？』官是百姓的僕役，不是可以拿僕役的道理，來對待百姓的。

做百姓的在收入的十分裏頭，抽出一分來，養一個地方官。原想他替百姓調停爭端，現在喫了百姓的俸祿，不替百姓做事的。天下做官的，差不多盡是這樣了，不單懶惰做事，又借官的名義，去偷百姓的錢財。譬如雇一個僕人，那僕人受了你的工錢，不替你做事，還要偷你的東西。你一定要把這個僕人趕掉了。現在天下做官的，和這僕人也差不多。但是百姓們不敢怒他，不敢趕掉他，這是什麼緣故？因一個是官，一個是民，勢力不同罷了。但是那勢力雖然不同，那道理沒有不同的。我不能夠盡職，怎樣對得住百姓懂得道理的人，怎麼不怕呢？

存義做零陵令已經兩年。早晨起來做事，夜裏還要思想，心和力很是勤勞。那些爭訟的都平了，納賦的都均了。老的弱的都沒有欺詐強暴憎惡的情形，你不肯白喫俸祿，可想而知了，你知道害怕，也可以不必說了。我自問位分很低，不能拿着黜陟的大權。所以在你赴任這一天，拿酒肉來獎賞你，再加上這幾句話呢！

引用陪襯法（同學一首別子固）

宋王安石

曾鞏字子固，宋時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先點明兩賢人二賢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一筆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二人皆學聖人所予在淮以言行皆相似予在淮南為正子道子固正之。不予以爲然。予固亦以為然。

筆法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
 其大畧欲相報以至於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挿入正之二人相同處見夫
 安驅除行轎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
 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說到自己噫官有守私有
 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計以正之襯子固備參互錯綜之妙逐段層遞而下初學最宜熟玩

國

一 正之

孫侔字少述一字正之宋湖州人與安石為莫逆交

江的南面有一個賢人，號子固，不是現在人所稱的賢人，我企慕他，和他做朋友；淮的南面也有一個賢人，號正之，也不是現在人所稱的賢人，我企慕他，和他做朋友。這兩個賢人，足跡沒有碰過，嘴裏沒有談過，辭幣也沒有通過；他們的師，他們的友，那有同樣的道理？但是我細看二人言行，不相同的地方，為什麼很少呢？這是因為他們都是學聖人。既然學聖人，他們的師友自然也是學聖人的了，聖人的言行難道有兩樣麼？所

以他們的言行，是相同的。

我在淮南，在正之面前講起子固，正之並不疑我的話；回到江南，在子固面前談起正之，子固也很相信我；纔知道賢人既相同，又相信。子固做懷友詩一首送我。大旨要拉我走到『中庸』這條路上，從前正之也對我說過的。要想從容的走過去，到『中庸』的庭院，再達到他的屋子裏，除掉這兩個人，我那個去講呢！我從前不敢說決定做得到，現在很願意跟在兩個賢人，請你們幫助我的進步罷！

唉！做官的有職司，私事有牽掛，我們的聚會是斷不能長久的。所以做同學一首別子固，拿來互相警戒，互相慰藉罷了。

假物為喻法

（為人求薦書）

唐韓愈

韓愈，字退之，唐時人。因不見知，作書以求薦也。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遇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樑之材，超逸之足也。以匠石識木，伯樂相馬，引起求薦之意。則薦者與求薦者之身分畢竟擡高，一目而

又辱居姻姪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廄者也。正渝火寫於是。筆亦整飭。先坐實然執事其知某何哉。一筆隨文心思細。回應起筆。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矣。
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評以匠石伯樂喻薦者。大木良馬喻求薦者。兩方面身分俱見。文亦驚浪怒濤。不作淒風苦雨。

註(一) 匠石大匠

(二) 伯樂

孫陽。字伯樂。周時人。善相馬。

我聽說山裏頭的木舖子裏的馬，尋常人經過他身邊，不去看他的。雖然天天有整千整萬的人，不能說這根木是不中用，這匹馬是下等的。等到匠石經過，不去睬他；伯樂走過，不去看他；纔知道這根木不可做棟梁，這匹馬不是超逸的上選了。

我在你身邊，得着你遮蔽，已經好久了。我和你又是親戚，正是大木生在匠石的園裏，好馬養在伯樂的廄中了。假使住在這裏，還沒有蒙你賞識，就是有千萬人也沒用了。

現在幸虧天子聖明，每年叫公卿大夫貢士，若照我的資格，也可以薦去。所以冒昧寫這封信，把這件事連累你，我自己也曉得有些不量力了。但是執事一方面究竟知道我是什麼人呢？從前有一個賣馬的人，馬沒有人要，曉得伯樂是會相馬的，就牽到那邊去；等到伯樂一看，馬的價錢就加上三倍。我和這件事正是相同，所以完完全全說了出來，某某再拜。

假物為喻法

(應科目時與人書)

唐韓愈

貞元九年公應宏詞科、望章舍人薦之、故有是書。

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品彙之匹傳也。起句奇突，有驚風怒濤之勢。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遙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獵獵之笑者。蓋十八九矣。窮字一篇之主。惟其窮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所以求薦却好引起下句。

蓋一舉手一提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甯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明明是乞憐。却又說不
肯乞憐。身分何等高尚。

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說到與人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不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

反應上文

其哀之命也。頂上風

雨句

愈今者實

不哀之命也。泥句 知其在命。而且嗚號之者。亦命也。頂上仰首句

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憫察之。

評

公以龍自比。文亦如神龍在天。天橋不測。通篇皆用喻意。未數句方說到自己。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文境似之。

國

(一) 天池莊子云、冥海、天池也。

(二) 獬猶屬。

天池的旁邊，大江的岸上，有一件古怪的東西。不是尋常的鱗族，普通的介類，都不能和他比較的。這怪物如果得着水，呼風喚雨飛到天上去，並沒有什麼難處。他現在住的地方，離水不遠，只拿尺和寸來計算就够了。

·也沒有很高的山，很大的陵，很遠很險的路阻隔他。但是現在乾枯得很，終究不能走到水裏，被那獵獵嘲笑，十分中倒有八九分了。

這時候如果碰着一個有力量的人，哀憐他的窮，要把他搬到水裏，只要手一舉，腳一動就够了。但是這個怪物，自負比衆不同，仍舊强硬的說道：『爛死在沙泥裏，沒有什麼不情願；若要低了頭，貼了耳朵，搖着尾巴去討人家的哀憐，這不是我的志願』。所以有力量的碰着他，見他傲慢和沒有人看見的一般，這怪物死啦，活啦，就沒有人知道了。

現在又有一個有力量的人，走到面前了。姑且擡起頭來大聲一喊，奈這有力量的人，仍舊不去哀憐他。吝惜着一舉手一提足的勤勞，不把他搬到水裏去麼？人家肯哀憐我是命；人家不肯哀憐我也是命。知道有命，姑且擡頭一喊，這也是命。

現在我的景況，恰恰和他一般。所以忘掉了疏愚的罪，講這些話。請閣下稍加憐惜，細細的審察一番。

假物為喻法（誠兄子嚴敦書）

漢馬援

嚴字威卿，敦字儻卿，皆援兄余之子，當時人皆喜訂交，援在交趾還書並誠之。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申明上意然有斷制

當頭一棒者。讀此可作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龍杜之行皆堪愛重而一當效一不當效是伏波杜漸防微之意。凡少年意氣用事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謂刻鵠不成尚類鷺者也。效

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喻意新而奇

國以黜華崇實為主。一當效。一不當效。用意何等謹慎。此有功世道之文。

(一) 正法 正與政通。即當時政治法制也。 (二) 龍伯高 名述。時為越騎都長。 (三) 杜季良 名保。時為越騎司馬。由是免官。 (四) 鵠

音飼似雁而大俗名天鵠。五鷺音木即鷺也。

我要你們聞人過失，和聽了父母的名字一般。只可在耳朵裏聽，不可在嘴裏說出來。喜歡講別人家的長，談別人家的短，和那任意評論政治法律，這都是我所痛恨的。我情願死掉，不情願聽得我子我孫有這等行為。

龍伯高這個人，又厚道，又謹慎，嘴裏不肯瞎說，謙和節儉，操守很廉，辦事又講公道，形狀又是威嚴。我歡喜他，看重他，願你們學他。至於杜季良是豪俠一流人物，重義輕財，憂別人家的憂，樂別人家的樂；無論好的，壞的，他都要去結交。所以他父親開喪時候，那幾郡的人，大半都來弔喪。我歡喜他，看重他，不願你們學他。

學伯高不成，可以做一個謹慎的好人。俗語說：『畫鵠不成，還可像一隻鷺。學季良不成，就變了一個輕薄子，俗語說：『畫虎不成，反像一隻狗了。』

推闡題義法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周左邱明

子產名僕，鄭大夫也。范宣子名鞅，晉大夫也。幣者古人用以爲餧贈之禮物，時晉國需重幣，故子產請輕之。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以今德重幣並提正以壓，一篇之主猶是點明重幣是之難。倒宣子持論何等正大。僕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壞則子之家壞。極言重幣之害，遂層辨論使宣子無可措詞。何沒沒。

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上應
雨壞字文法完密
 行。之。是以遠至通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為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幣。

評

重幣寫得極激烈。名德寫得極正大。文筆如剝蕉抽蘭。層出不窮。至理名言。

發人深省。

國

- (一) 鄭伯簡公也
- (二) 公室卿也
- (三) 賐叛也
- (四) 没沒即沉溺於其中之意
- (五) 樂只君子二句見詩經小雅
- (六) 上帝臨汝二句見詩經大雅
- (七) 毋甯寧寧也
- (八) 生我言宣子能養民也
- (九) 浚我浚取也。言不可使民以自養也。謂宣子取也。

晉國范宣子當政，把諸侯獻進來的幣，定得很重，鄭國很是受累，二月裏，鄭伯到晉國去，子產寫一封書，託子西轉告范宣子道：『你做晉國的正卿，四方諸侯沒有聽着你的好德行，倒聽見了你要他們獻重幣，我很是疑惑。』我聽人家講治國家的君子，不怕沒有財賄，只怕沒有名譽。

如果諸侯的賄賂，聚在公家，諸侯就要叛晉了；倘使是你要的，那晉國的百姓，就要叛你了；等到諸侯叛晉，晉國就壞了；晉國的百姓叛了你，你的家也要壞了；為什麼沉溺在裏頭呢？賄有什麼用處！

況且好名聲是載德的車子，德是國家的基礎，有了基礎，自然不會壞，怎麼可以不講究德呢？有了德就能和樂，和樂了便能長久，那詩經上道：『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這是有了令德，纔能够這樣的，詩經上又道：『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這是有令名，纔能做到的。

拿推己及人的念頭，來明我的德，令名自然能够推行。遠的人來了，近的人安了，寧可被別人家議論你，說你是養百姓的；斷不可使他們說你拿百姓的財貨來自養的，象因為有了齒，為什麼受殺身的禍殃就是他的齒？成了財賄的緣故。宣子看了這封信，很是歡喜，隨即減輕諸侯的幣。

推闡事理法（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漢武帝好田獵，相如作此以諫之。

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

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從猛士觀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轍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此三句頂上猝然句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先折一筆為下文地步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櫨之變。况乎涉豐草。騎邱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頓挫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此處結上段意益明清道後行。意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評以委婉之筆。達儆戒之詞。忠愛之心。溢於言表。武帝那得不動聽。

註

(一) 烏獲秦武王

(二) 慶忌閭閻。追慶忌而不能及。善走者也。

(三) 貢孟貴古之

(四) 育夏育。亦

(五) 逢勇士也。

幸察。

蒙后羿之徒善射者也。六衡馬勒七輶車鉤心也。八變謂馬衡或斷九坐不垂堂瓦墜而傷之也。

相如跟着武帝，到長安楊宮去打獵，這時候武帝很喜歡自己去繫熊豕，還要趕那野獸，相如就上一道奏疏去諫他。奏疏裏頭說：『一類東西裏頭，必定有幾個是有特別能力的；人類裏頭有力的，要算烏獲；走得快的，要算慶忌；勇敢的，要算孟賁夏育』。我想起來，人裏頭果然有這等；野獸裏頭，也有利害的。

現在陛下歡喜到險的地方去射猛獸，倘使忽然遇著有力的怪獸，立在不安的地方，那猛獸衝過來，到這時候，車輪來不及退出，人也來不及想法；雖有烏獲逢蒙的本領，也用力不得。一根枯木，一只朽株，都要作難起來了。這種情形，好像胡越的強寇，從車輪底下竄出來；羌人夷人從車子旁邊走過來了；還不危險麼？就是萬穩萬當，沒有一點禍患，也不是天子該當做的。

掃清了道路纔去走，對準了街道的中心纔去跑，尚且要碰着馬斷勒口車輪破壞的變端，而況在草野叢裏，走荒邱上面跑，眼前有擊獸的樂趣，襄

面沒有防患的心思，那惹出禍來，是很容易的。

現在陛下把萬乘的重，看得很輕，不算他安樂；倒拿萬分危險地方，當他樂土，我替陛下想想，真正沒有一點可取，明哲的人，能够預料沒有發作的事情；智慧的人，能够防避沒有形像的危險，禍患本來是藏在隱微，趁人沒有防備的時候發作起來的。俗語說：『家裏頭有了千金，就不肯坐在堂下，恐怕檐瓦墜落傷他貴重的身體。』這句話雖則很小，正可拿來比那大的事情，我情願陛下留意一默，把這句話考察一下，那就是臣的徼幸了！

借題寫照法（五柳先生傳）

晉陶潛

陶潛字淵明，先生即淵明自謂也。淵明自彭澤令辭歸後，劉裕移晉祚，不復仕，號為五柳先生。今則為己立傳，正是不求聞達之意。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此正善於讀書，雖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飲酒而不困於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不以境之貧改其心之樂。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
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顏氏有知定當引為知己。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評 筆意超逸。文情亦復瀟灑。此文家化境也。

註

(一)環堵堵牆垣也。蕭然貧寂貌。(二)短褐毛布。(三)黔婁後姓也。齊有黔婁先生。以隱士見稱。貧甚。歿而食不蔽體。後人因以之稱。(四)無懷氏上古之帝也。(五)葛天氏亦上古之帝也。

這位先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也不知道他的姓氏。因為住宅的旁邊，有了五株柳樹，他就自稱五柳先生。這先生很喜歡清靜，說話是很少的；外面的權利榮華，他一概不去羨慕，很喜歡讀書，但是不去找尋那很詳細解說，書裏頭偶然有了領悟的地方，他就快活得很，連飯也不想喫了。他的天性是歡喜喝酒的，家境很窮，不能常常得着酒，親友曉得這個情形，時常去招他喝酒，他定要盡量喝醉了纔罷休，覺着醉就還去，也沒有留戀的樣子。

家裏頭空空洞洞的，四面牆壁，連風雨太陽都遮蔽不住着；一件短褐，

穿了許多洞，打了許多結；盛飯的簞，盛湯的瓢，是時常空的；他却仍舊舒舒服服，做做文章，來自尋快活；也借他來發顯自己的志願，世上的得失，他早已忘懷了。

贊詞道：從前黔婁一句話，對那貧賤不慌忙張張的去憂他；對那富貴，不急急忙忙去貪他；啣了杯子做幾首詩，尋那自己心裏的快樂；我不知道這位先生，是無懷氏時候的百姓呢？還是葛天氏時候的百姓呢？

純粹記事法

（區寄傳）

唐 柳宗元

區音歐。姓也。古歐冶子之後，寄其名也。

區寄者，郴州莽牧兒也。年十一行牧其莽。^三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四逾四十里之墟，^六所將賣以為童。寄偽兒啼，恐慄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市酒。一人卧植刃道上，寄微伺其醉睡，以縛背刃力上下，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遇，寄大駭。將殺之，寄遽曰：「為兩人僮，孰若為一人僮？」彼不我恩也。君誠恩我，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責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

縛牢甚。夜半寄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墟。大驚。寄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即殺之矣。願以聞於官。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之還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不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年十。而殺二賊。豈可近耶。

評 不著議論。而童之智勇。賊之粗忽。寫得惟妙惟肖。一枝好筆。固自不凡。

國

(一) 郴州郴音琛。即今湖南郴州。

(二) 莞採薪也。

(三) 牧牧牛也。

(四) 反接反綁其手也。

(五) 布囊以布塞其口也。

(六) 墟所市場也。

(七) 市者即市酒之賊也。

(八) 憑厚

區寄是郴州看牛砍柴的小孩子，年紀只有十一歲，看牛的時候隨手砍柴。有一天，兩個大賊拿區寄去，反縛寄的兩手；又拿布塞寄的嘴，走了四十里，到那大街上，將要他去做僮僕。寄假做小孩啼哭的樣子，好像害怕得很，兩賊當他沒有用的，不去留心他，兩人對坐喝酒，喝到醉了。一個賊去買酒，一個賊睡覺，預先把刀掉在路上，寄暗地裏窺他睡着的時候，就拿身軀轉過來，把縛在背上的繩，對着刀口忽上忽下，繩就斷了。

寄就拿刀殺他。

逃不到幾里路，買酒的賊回來了，碰見區寄，很是驚駭，要想把他殺掉，寄便說：『做兩個人的僮，能够比得上做一個人的僮麼？他不肯好好待我，你如果好好待我，我總可以聽命的。』那買酒的思算了好久，暗地裏想道：『與其把僮殺掉，寧可拿僮賣去，與其賣了平分，不如獨得其利；幸虧僮把他殺掉，這是很好的。』便把尸身藏好。

押寄到買主那裏去，恐怕他再逃，縛得格外牢固，到了夜半，寄把身體側轉來，把縛手的繩，對着爐火燒起來，燒壞了手，他也不管，等到燒斷了縛，又拿刀殺買酒的賊，就大叫起來，一墟的人，個個驚慌。寄對衆人說：『我是區家的兒子，不應該做僮，兩個搶我到這裏，幸虧都被我殺掉了；願報官府！』墟吏就去報告州官，州官報告大府，大府喚寄去，看不過一個謹厚的小孩子罷了，要留他做小吏，寄不肯；便叫他換了衣服，又差幾個人護送他還鄉。那一鄉搶刦的，個個側着眼睛看他，不敢走過寄的門前，都說這個小孩子，年紀只有十一歲，能够殺掉兩個強盜，怎麼可以近他呢！

夾叙夾議法（諫院題名記）

宋司馬光

諫院者。諫官所居之衙署也。題名者。將已往諫官刺

名

於石

宋仁宗嘉祐中

司馬光

知此院而為之記

局勢開展漢興以來始

論

其間相去何遠哉天

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

引證天

禧慶曆

年號

人以題名為

禁此獨以題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探源立論
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
言諫官一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
側註名字正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引證天禧慶曆年號人以題名為禁此獨以題

名為懼春秋之
筆公殆有矣

詞光日月筆挾風霜讀之令人生敬此有功世道之文。

註

○天禧宋真宗年號○慶曆仁宗年號○嘉祐亦仁宗年號

古時候的諫沒有專官的，從公卿大夫一直到工人商人，都可以到政府裏

頭去陳訴他的意見，等到漢朝纔立諫官。

天下的政治，四海的百姓，那一樁對，那一樁不對；那件有好處，那件有害處，通通放在諫官肩仔上，教他老老實實的說去，這個責任可以算得頂重了。凡做諫官的人，應該注意大的，放去細的；先做要緊的，擋置那不急的；專心替國擰些利益，並不為自己打算；那急急忙忙巴結名譽的，同那急急忙忙巴結金錢的一樣。這兩種人，有什麼大分別呢？

天禧初年，真宗皇帝，下詔書立了六個諫官的位置，教他們擔任職務。到慶曆年間，有一個姓錢的人，纔把諫官的姓名，寫在木版上，我恐怕年代長久，漸漸的磨滅下去，所以到了嘉祐八年，刻在那石頭上。

後來的人，正可指着這些諫官，一個一個評議起來，那個是忠的，那個是詐的，那個是真的，那個是曲的，唉！那做諫官的，可以不怕嗎！

夾叙夾議法（病梅館記）

清龔自珍

龔自珍，字璱人，清時人。一號定盦，著有定盦文集。此記以病梅名館，意在養其本性，借盆中病梅以諷焉。

江甯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

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以疎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

此言論梅雖是而不可使天
下之梅

又

不可使天下之

民研直剛密鋤正以天梅病梅為業以求錢也。

此說不可使人以
梅病為業

之疎之曲。又非蠹蠹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

好因而害梅者投人所
有以文

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研其正養其旁條剛其密。天其稜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如此哉。

梅盆

不發達
由於此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

悉埋於地。解其棱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

屬闢病梅之館以貯之。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聞田廣貯杭州江甯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評亦疏落亦整飭。宜風宜雅。不蔓不支。

國

(一)江甯即江蘇之南京也。

在今

龍蟠里

在今

鄧尉

山名。在蘇州吳縣西南。漢有鄧

山

水名。在今杭縣靈隱

山西

西谿

北居民以種梅為業焉。

馬

江寧的龍蟠山，蘇州的鄧尉山，杭州西湖地方，都是種梅的。

有些人說道：『梅要曲纔美，太直就沒有姿色；梅要欹纔美，太正就沒有影子；梅要疎纔美，太密就沒有態度。』這些話兒，雖則不錯。但是不可明明白白告訴種梅的人，拿這種形狀來做天下梅花的標準的；也不能够叫天下種梅的人，把直的斫去，密的刪去，正的鋤去，不去管他死活存亡，只管做我的營業，賺我的錢財的，那梅的疏欹屈曲，也不是那些呆笨的百姓們能够拿智力來做成功。

有個人看穿了文人畫士愛梅的癖性，就去告訴那賣梅的人；那賣梅的人知道了這個緣故，就把正的斬去，旁枝長養起來；茂密的刪去，嫩芽枝通通剝去，直的鋤掉，阻礙他的生氣，以為這一年可以賣大價錢了。不曉得從此以後，江浙兩省的梅，通通生了病了。文人畫士闖的禍害到這個地步麼？

我賣了三百盆梅花，都是病的。哭了他三天，後來罰了一個咒，一定要醫好他們，解放他們的枝，順適他們的性；把盆通通毀掉，一概種在地上；又把縛枝的棕索盡行解去，五年裏頭必定要恢復他，保全他。我本來不

是畫士文人，就是別人罵我，我也不管。我造一所病梅館，把那些病梅，藏在裏面。唉！我那裏能够多留些空閒日子，多買些空闊的田地，舒舒服展安頓這江甯杭州蘇州的病梅，盡我的光陰，療治他們呢！

賓主對舉法（嚴先生祠堂記）

宋范仲淹

先生名光，字子陵，浙江餘姚縣人，本姓莊，史臣避明帝諱，改姓嚴，少與光武同學，帝即位，訪得之，除諫議大夫，不受，乃歸鈎於富春山下。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灘，仲淹字希文，其知嚴州時，建子陵祠堂，故有是記。祠在今浙江桐廬縣。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此是一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以子陵形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以光武形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相尚，以道之意。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名教與上道字呼應。

是文之細密處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祀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註 純用對舉法而賓主依然分明後段側重子陵以引起立詞之意篇中一反一正一開一合立局之善由於用筆之靈耳

○六龍易經乾卦時乘六龍以二動星象光武與子陵同卧子陵加足於帝座光武笑曰朕與故人子陵同卧耳○三蠱之上九易經蠱卦上九一爻是陽剛用事正當有為之時○四屯之初九易經屯卦初九一爻是陽德方亨之時也

先生是光武的舊朋友，他們都是講究道德的，後來光武拿了赤符，乘了六龍，是一個得時的聖人，那千千萬萬的百姓，都是他的臣妾；天下的人，沒有比光武再尊貴了，只有先生拿節操來蓋住，他後來震動星象，還到江湖上去，是一個能清的聖人，他看軒冕如同泥塗，天下的人，沒有比先生更清高了。只有光武拿大量來優容他。

在《蠱卦》的上九，那一爻在陽剛用事，個個都想出來做事的時候，偏偏不肯奉事王侯，要提高自己的志向，先生所依據的，就是這個道理，除掉

先生，那個可以做得到呢？在屯卦初九，那一爻陽德正在強盛的時候，偏偏能够降貴人的尊嚴，推重貧賤的人，百姓的心裏，沒有不歡喜的。除掉光武，那個辦得到呢？

總之先生的心，比日月還要高；光武的度量，比天地還要大；沒有先生，怎能表現光武的大度；沒有光武，怎能成就先生的高風？至於先生一方面，還能够教貪污的人，廉潔起來；懦弱的人，堅立起來；豈不是有功名教嗎？

仲淹到這裏來做官，方纔替先生立一座祠堂，恭恭敬敬的祭他，又免先生後代四家的差役，叫他們春秋祭掃。再做幾句詩讚美他；瞻那雲山色很蒼蒼，看那江水勢很泱泱；先生的風，和山同高，和水同長！

先叙後議法（滄浪亭記）

明歸有光

滄浪亭在江蘇吳縣城內蘇子美集亭
居之名曰滄浪由是滄浪亭之名始著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
昔子美之記亭之勝也請予記吾所以為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

陵王鎮吳中。治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淮南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興廢不常。無限低徊。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憑弔興亡。無限感慨。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不與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推進一層。義更精湛。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評 先敘後議。却以感慨之意出之。一唱三嘆。饒有餘韵。

註

① 蘇子美

名舜欽。宋銅山人。詩講風格。與梅聖俞齊名。流寓吳中。在蘇州作滄浪亭。自號滄浪翁。

② 吳越

錢鏐。唐時臨安人。昭宗時

拜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擁兵兩浙。唐亡。受梁太祖之封。稱吳越國王。

③ 廣陵

王陵。王元璵之別號。

④ 子城

即小城也。

(五) 納王

謂歸於宋也。

(六) 姑蘇臺

在吳縣城西南。

(七) 太伯

周太王之長子，吳之始祖。

(八) 虞仲

太伯之弟也。

(九)

闔閭夫差

皆吳王也。

(十) 子胥

伍子胥。

(十一) 種蠡

越王勾踐之功臣，大夫種與范蠡也。

和尚文瑛住在大雲菴裏，這菴四面都是靠水，就是蘇子美建造過滄浪亭的地址。屢次來請我做一篇滄浪亭記，他說從前子美所做的記，是記亭的景緻，我現在請你記我造這亭的理由。

我聽了文瑛一番說話，就說道：從前吳越王立國的時候，他的兒子廣陵王，鎮守吳中，就在子城的西南，造一座花園，有一個外戚姓孫叫承祐，也在旁邊造起花園來，到後來吳越投降了宋朝，這園還保存着。蘇子美就在這塊地方，造一只滄浪亭。以後住在這裏的，都是僧人了。這是滄浪亭變為大雲菴的一段歷史，自從亭變為菴以來，直到今朝，已有二百年了。文瑛考察古蹟，在那荒廢殘破裏頭，恢復舊時子美構造的現狀，這是大雲菴重變為滄浪亭的一段歷史。我想從古到今，朝市常常改變，試到那姑蘇臺上去一看，太湖的水勢，很是渺茫；羣山的峰巒，很是蒼翠，看了這種景致，就要想到那太伯虞仲的功德；闔閭夫差的戰爭；子胥種蠡的經營，到了現在，一概沒有了。那菴和亭的小小變更有什麼關係呢？

但是錢鏐趁擾亂的時候，佔據地方，保全那江浙兩省的百姓，國用很富，兵力很是強，傳了四代，那些子孫親戚，趁這個時候，任意奢華，忘了分際，宮館苑囿繁盛，到了極點。然而子美這亭，僧人們偏偏這樣着重，從此看來，讀書人要把好名譽傳到後代，不和那草木一塊兒消滅，是別有一種理由的。

文瑛喜歡讀書，又很喜歡做詩，時常同吾等來往，吾等取他一個別號，叫做滄浪僧。

先叙後議法（記與歐公語）

宋蘇軾

歐父、歐陽公之肖文也。名修，字永叔，宋人文公其謚也。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病者，醫問其得疾之由，因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梔牙為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茯神之類，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屑為末，服之。公文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耳。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

之。餽餘可以已。佞。紙。獎。噲。之。盾。可以治。怯。臭。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推
高采烈。公遂大笑。

評醫者以意用藥。亦祇一時倖中之技。文力闢其謬。後幅想入非非。文筆恣肆。駿偉。

圖

(一) 拖牙 施，音施，設於船尾，牙即施上撥施握手之處。

(二) 丹砂 即硫也。

(三) 伯夷 孤竹君之子，讓國於弟而逃去者。

(四) 比

干股紂之臣，封無道直諫而死，以忠直稱。

(五) 餗 餕音俊，食之餘也。

(六) 燥 范增令項莊舞劍，欲擊

沛公，會聞事急，直撞入。

(七) 西子 即西施也。

(八) 珍 音珍，以珠玉為耳飾也。

歐陽文忠公說從前有一個病人，醫生問他病從那裏得來的，那人答道：『我一天坐船，碰着風浪，受些驚慌，就成這個毛病。』醫生聽了，便拿一塊年深月久的拖牙，在施工手汗沾漬的地方，刮來研末；再把丹砂茯神，一同拌和。病人拿去一喫，那就好了。如今載在本草上的，注別藥性論，也是說止汗用麻黃根節，和那舊竹扇研末調服。

文公就說醫生用藥，往往取一點意思，大概都是這樣的，起初好像兒戲，但是有時也很靈驗，究竟什麼道理？是很難詰問的。

我聽了文公這一番話，便對公道：『拿筆墨燒灰，叫學生喫下去，就可以醫好他們的愚笨怠惰麼？照這樣推開去說，喝了伯夷的洗面水，就可以治貪病；喫了比干喫膾的飯，就可以治佞病；舐了樊噲手裏拿的盾，就可以治膽小病；喫了西施戴的耳環，就可以治體穢病了，文公聽罷大笑。

先叙後議法（記樂羊秦西巴）

周韓非子

樂羊。周時人。即樂羊子也。為魏文侯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文侯示以誘書。盈篋而封之。秦西巴。周人。孟孫之家臣也。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羹。』答曰：『其子且食之。當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麅。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忽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麅。答曰：『余勿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麅。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譯文僅兩段。而一忍一不忍。一以有功而疑。一以有罪而信。兩兩比較。用筆精

悍變化。

註(一)中山戰國時之國名。(二)文侯

魏君也之三孟孫

魯國之大夫也

之四麌

音倪鹿之子也

樂羊做魏國的大將，去伐中山，這時候樂羊的兒子，正在中山，中山的國君，把他烹了拿煮好的羹送給樂羊，叫他喫兒子肉。樂羊就坐在營帳裏，喫了一塊。文侯對諸師贊道：『樂羊因為在我這裏做官，喫他兒子的羹。』諸師贊答道：『兒子的肉尚且肯喫，別人的肉有不喫的道理麼？』文侯聽了，有些疑惑。等到樂羊攻破了中山，雖然賞他的大功，却很疑他過於殘忍了。

從前魯國的孟孫有一天出去打獵得着一只麌，叫秦巴酉放在車上載回去，那時候麌的母跟着秦巴酉大叫。秦巴酉見了心裏不忍，便把麌放了。等到孟孫回來，要起這隻麌來了。秦巴酉答道：『我因為哀憐他母子離散，把麌還了他的母。』孟孫聽了大怒，當下就把秦巴酉趕出去，隔了三個月，仍舊叫秦巴酉還來，做他兒子的師傅。有一個趕車子的說：『從前要想辨他的罪，現在反而叫他做師傅，這是什麼原故？』孟孫道：『他見了麌，尚且哀憐，肯拿忍心來對待我的兒子麼？如今把二個人的情迹比較評論起來，靈巧

的奸詐比不上愚笨的誠實，樂羊有了功勞，反起了文侯疑心；秦巴西有了過失，反得着孟孫的信任。

收處着議法（永某氏之鼠記）

唐柳宗元

永今湖南零陵縣

永有某氏者，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禁僮僕勿擊鼠。倉廩危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施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齒齧。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惡之，乃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羅捕之，殺鼠如邱。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評 通幅敘事至末句，始着一筆議論，正如點睛飛去。行文亦簡潔，亦精湛。此文之以筆勝者。

註 ①子神 中國曆法，以子年屬鼠，如辰龍。②倉廩 藏穀之。③施 音移，衣。④撤 瓦。

除去屋上瓦也。灌穴鼠居穴中，以水灌之也。

永州有一個很講究拘忌的人，以為自己生在「子」年，鼠是「子」年的神道，所以他很愛鼠，不肯養貓，禁止僮僕打鼠，甚至堆米的倉廩，烹食的廚房，聽憑老鼠去喫，一些兒不顧問的。

從此以後，鼠就出去告訴別地方的鼠，都到他家裏來了，那些鼠類，居然天天喫飽食，一些兒沒禍殃，某氏家裏也沒有完全的器皿，架上的衣服，通通咬破；喝的，喫的，通通是羣鼠的剩下來的東西；白天裏一羣一羣的，和人一塊兒走；到了黃昏時候，越發猖狂起來，有咬啮的，有打架的聲音的，種類多得講不清楚，夜裏頭沒有法子，可以睡着，某氏仍舊不覺得討厭。

隔了幾年，某氏搬到別處去了，後來住在這裏的人，和某氏不是一般識見，鼠還沒有明白，照常放肆，主人恨極，借了五六隻貓，把門關起來，屋上的瓦片，一概撤去，地下的穴隙，拿水灌滿，四面叫人用網捕捉，鼠逃不出來，殺死的鼠，堆起來好像一個土墩。

唉！這種鼠類，當喫飽安逸的日子，可以常常過下去麼？

收處着議法（張騫通西域記）

失名

西城今新疆首地漢時殆兼葱嶺內外諸國而
言張騫字子文漢時河內人以功封博望侯而

漢武帝時匈奴數寇邊帝謀伐之聞西域有月氏者與匈奴有隙欲聯月氏共擊匈奴乃募能使者張騫應募使月氏取道匈奴為所得留十餘歲得間西走歷大宛康居而達月氏時月氏王在大夏騫從之月氏王以漢遠辭騫還又為匈奴所得歲餘亡歸漢騫行時偕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騫所經諸國必考其地形物產備記之其在大夏也見蜀布印竹杖問其所從來則曰得自身毒騫知身毒去蜀不遠矣騫既再困於匈奴欲由蜀通西域不得達後乃取道烏孫與諸國互遣使節往來不絕騫卒後漢用其遺策卒臣屬西域而匈奴亦因以不振

圖 敘事詳明措詞簡潔

國

（一）月氏

氏音支月氏本居燶煌祁連間為匈奴所逐乃西走擊大夏

而臣之建國於鴻水之濱即今土耳其斯坦布哈爾之地也

（二）大宛

浩罕及塔什干地

（三）康居

今土耳其斯坦之北部

（四）大夏

今阿富汗

（五）蜀布

四川之細布也

（六）邛

四川

邛州有竹，可以為杖。七身毒音損篤，即今英屬印度國。

烏孫今新疆北部

漢武帝時候，匈奴時常侵犯邊界，武帝要想伐他，聽說西域裏面，有一個月氏國，和匈奴生了意見，武帝趁這機會，要想聯絡他，同伐匈奴，就招募能够到西域充使臣的人，張騫出來應募，直向月氏，但是從漢到西域，這條路必須經過匈奴，張騫竟被匈奴截去，住了十多年，後來碰着機會，纔得逃出，經過大宛康居兩國，纔到月氏，這時候月氏的國王，住在大夏，他又到大夏國去，陳述他的來意，月氏王因為漢和大夏，相去很遠，拒絕他的請求，他就回來，又被匈奴留住，住了一年多，纔得逃歸。張騫到西域的時候，同行的有百多人，留在外國十三年，只剩兩個人回來，其餘都死掉了。騫很注意輿地經過的國度，必定要考察他的地形，和物產，記得清清楚楚，在大夏的時候，看見兩件東西，一是蜀布，一是邛竹，問這東西，出在什麼地方，賣的人答道：『從身毒國買來的。』張騫聽了，知道身毒國離開四川不遠了。但是騫兩次被匈奴留住，要想改從四川通西域，終究做不到。後來從烏孫國走，纔和那西域許多國度，彼此派遣使臣，來來往往，路上差不多不斷的。

衰敗。

純粹叙事法（李侃妻記）

失名

題解見本文。

唐李侃為項城令。有賊攻之。侃欲逃去。其妻楊氏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楊氏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侃乃召吏民入庭中。曰。吾雖為令。然滿歲則去。非如若等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皆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立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楊氏自爨以享。眾已而侃中流矢。還楊氏責之曰。君不在人誰肯死。守死於外猶死於牀也。侃復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

評 通幅敘事簡潔明晰。讀之令人氣壯。

註

(一)項城

在今河南項城縣東北

(二)賊

時李希烈欲取河南分兵略項城故史稱之為賊

(三)若

汝也

(四)流矢

亂飛天

唐朝有一個李侃，做項城縣知縣，這時候有一幫賊寇來攻城，侃要逃去，他的婦人楊氏對他說：『賊寇到了，你應該守城，力量不够，你應該死在這裏；若然你也逃去，還有什麼人守城呢？』侃答道：『兵士很少，又沒有錢財，叫我怎麼去守？』楊氏道：『城池如果失守，這塊地方變為賊的土地了。這些倉廩府庫，變為賊的蓄積了；這些百姓，變為賊的戰士了。在國家一方面，還有什麼利益呢？倒不如重重的出了賞格，召募那敢死的勇士。』李侃就聽了他的話，召集全城百姓官員，到衙門裏來對他們說：『我雖在這塊做官，年限一滿，就要去的。你們生長在這裏，祖宗的坟墓，盡在這裏，應該大家團結拼命的守禦，難道可以投降賊匪，失自己的人格麼？衆人聽了，個個哭泣，個個允諾。李侃既得百姓們的同意，便貼了一張告示說：『你們百姓能個拿瓦石來擊賊，賞錢千文；能够拿刀箭來殺賊，賞錢十千文。』那知道人心踴躍，一歇工夫，得着數百人，侃就帶了他們，到城頭上去。楊氏自己煮飯，給衆百姓喫。不多幾時，侃着了流矢，逃到家裏來。

楊氏責他道：『你不在城上，那個肯拚命保守呢？死在外面，和死在床上，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侃聽了楊氏一番話，重新登城，恰巧賊的戰將，被流矢射死，他們就退去了。

純粹敘事法

（漆賣記）

明 刘基

漆漆樹之膠也。劉基字伯溫，明時人，輔太祖定天下，封誠毅伯。有文集行世。此文見劉基所著郁離子，蓋假設事實以警世者也。

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嘗商於吳，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為上貨。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勿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為膏，亦數百斛，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時吳與越惡，越貢不通。吳人方難漆。吳僧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勞而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於吳。

評作偽亂真。咎由自取。文將貪利情形。曲曲傳出。純係敘事。不着一筆議論。而神情畢露。此敘事文之最宜效法者。

註一虞孚假托之名也。二計然姓計、名然、越王勾踐之臣、善治生、產、勾踐用其策而富國。三吳古國名、今江蘇省。四越古國名、今浙江紹縣也。

虞孚到計然先生那邊問做生意的法子，得着種漆的訣竅，種了三年，漆樹通通長大，就把他割開，得着數百斛漆。虞孚打定主意，將要載到蘇州去賣。

虞孚的妻，有一個哥哥，對他說道：『我向在蘇州經商，所以曉得蘇州的情形，那處的人，都歡喜修飾，漆工是很多的。蘇州地方的漆是當上等貨物看待的，我看賣漆的人，大半拿漆葉熬膏，攪和在漆裏，掙得的利錢，差不多照本加倍，買的人不知道的。』虞孚聽了，很是歡喜，就照這法子去辦，拿漆葉來熬膏，也有數百甕，同那數百斛的好漆，一併載到蘇州。這時候吳越兩國，將要發生戰爭，越人不敢到蘇賣漆，蘇人沒有漆用了。吳國商人，聽見漆到，連忙去接虞孚，領他進城，請虞孚住了一個館子裏，拿漆來一看，質地很好，約定停一會，就拿銀子來買漆。

虞孚很是歡喜，連夜拿漆葉所煮的膏，攪在漆裏，等他來買。到了期，吳僧果然來了。見那漆桶上的封條很新，就疑惑起來，對虞孚道：『今天來不及拿漆，改遲二十天再來罷。』到了那一天，吳僧不到，那知道漆已壞了，怎麼肯買！從此虞孚窮得不能回家，就在蘇州做乞丐，後來竟死在蘇州。

純粹敘事法（臨江之麋記）

唐柳宗元

臨江今四川忠州境麋鹿之大者

臨江之人畋得麋鹿。攜歸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撻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大皆如人意。麋鹿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夫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評用筆短峭鍊氣凝神。

註

（一）麋音倪、鹿

（二）習示

每日以示犬也、麋

（三）偃仆

倒卧在地也

臨江有個人，獵得一隻小麋，就拿回去飼養。麋纔入門，家裏頭的狗，隻隻垂了涎，豎了尾巴，要想喫他。主人就把狗打了一頓，從此以後，天天抱着麋，走到許多狗住的地方，給他們看看慣，不要一見了麋，即亂動起來，後來叫狗和麋，一起玩耍，過了幾時，狗也揣着主人的意思，不敢欺麋了。

後來麋漸漸長大起來，忘記自己是麋，就和狗做了朋友，不是打架，就是卧倒在地，戲弄一番，狗怕主人打，和麋很是親暱，但是常常舐他舌頭。過了三年，麋在門外，見路上的狗，來來往往的不少，當他們同家裏狗一樣的，走去和他們嬉戲，路上的狗見了，又是歡喜，又是惱怒，把他咬死拖去喫掉了，麋直到死還沒有醒悟。

純粹叙事法

(黔之驢記)

唐柳宗元

黔、黔中、今之貴州也。

黔無驥。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慄慄然莫相知。他日驥一鳴。虎大駭。遠遁。

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噉。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評 虎始而疑。繼而駭。終而喜。文曲曲傳出。描摹盡致。善於用筆。故能渾動變化。

註 一、厖 摸履切。二、慄 慄也。厚也。三、蕩 倚衝冒。蕩推蕩也。倚以身倚之。四、蹄之

即以足
踢之也。

黔地是向來沒有驢的，有個歡喜做事的人，把他載去。到了那裏，沒有用處，放在山脚下，恰巧一隻老虎走來看見了。見這件東西，身體很大，當他是山神，躲在林子裏偷看他，停了幾時，虎慢慢地走出來親近他，他却仍舊模模糊糊，不曉得是什麼東西。

有一天驢子叫起來了，老虎嚇了一跳，急忙向遠地方跑，心裏想驢子要喫我了，害怕得了不得。

但是來來往往，常常看他，覺得他也没有什麼特別本領；他的叫聲，也漸漸聽慣了，從新走到他的前後，但是仍舊不敢向他搏擊，親近到了好久

，和他一天親狎一天，忽而推蕩他，忽而衝撞他，那驢弄不過他，就大怒起來了。拿腳來踢，那知這一踢，老虎就歡喜的說道：『本領只有這一點麼？跳起來喫他，咬斷他的喉管，把他的肉盡行喫掉，纔緩緩的走開了。

狹題寬做法（墨池記）

宋曾鞏

王羲之之墨池見於荀伯子臨川記謂為羲之學書處然羲之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據此則非羲之墨池矣曾鞏此作蓋也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先點清羲之嘗慕張芝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耶用一疑筆正言外見臨川羲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有未嘗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一波三折則學固豈可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耶着此道德一函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

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六字於檻間以揭之。又告於輩曰。願有記。至此方提出。推王君之意。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波瀾富有一筆先富。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耶。再富一筆深得夫人之旨。王君勉人之肯。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正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評 題甚枯窘。文能從學書推到學道。又推到仁人正士之流風遺澤。較墨池更足感人。使讀者忘其為題之窘。窄題走寬路。信然。

註

(一) 臨川今江西臨川縣也

(二) 張芝臨池學書王羲之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三) 極東山數句王羲之嘗為會稽內史。與王述不合。稱病去郡。與東上人士營山水釣弋之娛。游名山。泛渤海。

臨川城東有一塊地，隱隱的高起來，靠着一條溪，這就是新城，新城上面有一個池，地勢很低，方裏帶長，人家說這是王羲之的墨池，這句話是從荀伯子臨川記出來的。

但是羲之很羨慕張芝，說他天天臨池學書，池裏水都變了黑色，現在把這塊地方，算是學字的古蹟，究竟信得過麼？當初羲之不願意做官，時常游玩東山，直到海邊，拿山水佳趣，做他的娛樂，難道羲之品格這樣蕭灑

，肯在這墨池旁邊休息麼？講到羲之書法，到了晚年纔好。可見得他的本領，也從精力學得來的，並不是天生成功的。但是後來寫字的，個個不及他；這不是後人學力不及羲之的緣故麼？從此看起來，一個人要寫好字，可以不去用功麼？那要研究道德的一輩人，更何消說得呢！

現在墨池上做了州學，教授王君盛，恐怕人家不曉得，就在庭柱上題了『晉王右軍墨池』六個字，王君又告訴我，情願得着一篇記。

我測度王君的意思，這不是歡喜別人的好處，雖單單有一樁技藝，也不肯看輕他，還要想着他的古蹟麼？推開講去，這不是要想勉勵學者麼？唉！人有一樣技藝，還能教後代的人敬重到這樣地步，何況那些仁人正士留下來的遺風餘韻，感動後代的人，更有什麼說頭呢！

狹題寬做法

(可樓記)

可樓者高攀龍致仕歸於其所居之左為樓而題以名之因為之記舉龍字雲從一字存之江蘇無錫縣人有高景逸詩集

平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為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闌。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點出題字有觀途之致吾於

明高攀龍

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意焉。可以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日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此言所以名樓之理由。桃花源者。託而棲焉。及抵燕趙。至閩越。踰齊魯。殷周之墟。觀覽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惑矣。此處翻開說。推波助瀾筆。便曲折說。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而實生於有所不可。若無所不可。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足。則無所安。止於几席之地。極力以營。範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以營居處。而馬用之。且天下之佳山。而所游止於歲時。十之一遊。觀耳。將筆取其足。一此處翻別說。人極力以營。口腹於有所不可。若無所不可。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足。則無所可。是猶於物為偶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斯樓又其贊矣。灑落之至。

論 先言可。又言不可。入後結到無可無不可。此文家化境也。文情飄逸。可作南

華秋水篇讀。

註

(一)負日即以背受日光也

(二)賓日錢日尚書仲春寅賓出日仲秋寅錢納日

(三)五嶽

東嶽在山東

西嶽在陝西

南嶽在湖南

北嶽在山西

中嶽在河南

(四)桃花源晉陶潛作桃花源記設想一風景絕佳之處為隱士避世之地

(五)燕趙戰國時二國名

唐在今陝西東

河東地

(六)閩越閩即福建越即今之兩廣

(七)齊魯今之山東省也

(八)殷周殷都今河南西周今山西

燕趙時皆為河北地

唐在今陝西東

河東地

閩即今之兩廣

越即今之山東省也

殷都今河南西周今山西

在我所住的平屋左邊，搭高起來，做了一間樓，樓的面積，見方一丈，四面都可開窗，南面有湖有山，北首有田有舍，那東西二處，有九陸九龍，兩座山對立，樓造成了，我到樓上一望，便道這座樓足夠娛樂了！

我看了山，激起靜穆的思想；看了水，激起悠遠的思想；可以得涼風的爽氣，可以得太陽的光線；太陽出來的時候，我可以歡迎他；太陽去的時候，我可以送別他。我在這裏，非常坦適，可以一生一世住在這樓，不覺得討厭，所以叫做可樓，因為這座樓，可以合我的意思了。

我從前年輕的時候，很想游那五嶽名山，要想得着像桃花源的景致，做我傾身的地方。後來到了燕趙，又到閩越，走過齊魯殷周，四面看看，沒有一處可以合我的意思，為什麼現在有了這座樓就心滿意足呢？

唉！這句話差了，人的毛病，都從心裏頭不滿足生出來的。實實在在說起來，都從那件件事情不合意生出來的。若然能够没有一件不合意，那就能够沒有一樁不滿意了；沒有一時不快活了。現在的人竭力攷究喫的東西，然而他們得的好處，飽着肚子罷了；竭力講究住的地方，然而他們享的安逸，不過一只几，一條席的面積罷了；竭力蓋造花園，然而他們游玩的時間，不過一年十分的一分罷了；有什麼用處？況且天下好的山水，也多得很，我不能天天去看，只要合我的意思就算够了。山水都是一樣的，照這樣說來，我這座樓也足夠游玩了。

但是有了可，必定有不可的地方，仍舊有個對待的形象，我從今以後，要把可和不可，通通忘掉，那末這座樓也覺得累贅了。

狹題寬做法（花史館記）

明歸有光

題解詳見本文、歸有光，字熙甫，明時
崑山縣人，能文章，學者稱震川先生。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游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憑弔古人而子問必挾史記以

行。余少好是書以為是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為然。間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度史記於室日諷誦其中點清花字雙管齊下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此即建築花史館之本意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積漸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

先折一筆為下文觀世如花伏案

吾前而已自黃帝至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一瞬也哉中明觀史如花意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為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反應無營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為記

註 將題中花字史字串說亦融洽亦分明大有遺世獨立之概。

註

(一) 吳淞江

太湖支流之最大者也。經吳江、吳縣、崑山等縣至上海入海。

(二)

天隨先生

陸龜蒙字魯望唐時

隨子甫

(三)

班孟堅

即班固字作

(四)

太初

漢武帝年號

子問住在長洲的甫里，是我的妹婿。我時常到他家裏去，叫了一隻船，在吳淞江裏，搖來搖去，游那白蓮寺，就在安穩堂裏休息一下。想起那天隨先生的高風，不覺慨嘆起來，游玩的時候，子問不帶別的東西，只帶着一部史記，我年輕的時候，很歡喜這部書，常常說班孟堅，還不能夠盡行懂得裏頭的意思哩！子問聽了，很贊成我的話，有時候，我和子問幾年不見面，但是見了，必定談史記，不講別的話。後來他的廳堂，被火燒掉，重新建造新的，題他一個名詞，叫做花史館。天井裏種了四時花木，屋子裏藏着一部史記，天天拿他來讀，子問說：『個人活在世上，能够這樣過下去，儘足夠了；不應該再到外面去謀幹事情了。』

我看四時花木，在那天地轉運，古今代謝裏頭，漸漸長養起來，有什麼稀奇呢！一個人在天地間最怕的，不能够逍遙事外，不曉得滿足，假使冷清清的立在事務外面，看那天地間的萬事變遷，和庭中的花，在我面前忽開忽謝，也是一樣的。自從黃帝起，到漢武帝太初年間，共總有二千多年。我靜靜的看起來，還不和那四時的花木一樣麼？我和子問所過的光陰，至多也不過百年。在那百年裏看那二千多年的事情，好像眼睛一瞬。若錯

了念頭，當身體是自己的。一生一世，不曉得滿足，怎麼能够把世上的事
情，當一部史看待，把一部史當花木看待呢！

我和子問講到這裏，也可以算讀史有些進境了，我就把這個道理寫出來
，做這一篇記。

狹題寬做法（獨坐軒記）

明桑悅

桑悅字民憲，明時常熟人，有才名，著有《思元集》行世，此記蓋在學宮中所作也。

予為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檯椅各一，檯僅可置經史數
卷。賓至無可升降，勿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點明軒名之緣起

予訓課暇，輒憇其

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次則
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揚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
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

記軒中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坐是軒，
之事
塵埃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抉東海，而映萬間之廣廈也。記軒中之

景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游之位。若親授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翻去獨立憑空說來想。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座者寡矣。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評小小一軒。說得如此真趣。大有王景畧捫蟲而談。旁若無人之概。

- 一 關閩宋張載、關中郿縣人朱熹、閩人，皆理學大家。故有關閩派之稱。下倡謂之濂洛
- 二 濂洛宋代大儒周敦頤居濂溪，程，皆洛陽人，以道學為天
- 三 范鄉戰國時趙人，即荀況也。
- 四 班固字孟堅，作前漢書，即太史公。
- 五 司馬遷字子政，以文，作史記。
- 六 楊雄字子雲，著太玄，字子雲，著方言等書。
- 七 劉向字子政，學經學著名，字子政。
- 八 韓愈字退之，唐人，字子厚，唐人。
- 九 柳宗元字子厚，唐人，字子厚。
- 十 歐陽修字永叔，宋人，字子瞻，宋人。
- 十一 曾鞏字子固，宋人，字子瞻，宋人。
- 十二 王安石字子瞻，宋人，字子瞻，宋人。
- 十三 太行山名，在山西，字子瞻，宋人。
- 十四 東海東在山東省，字子瞻，宋人。
- 十五 東海東在山東省，字子瞻，宋人。

(三) 士師

古之獄官也。

我做西昌的教官，那學圃裏面，造了一個小軒，好像一隻斗，只可擺一張檯子，一把椅子。檯子上僅能擺幾本經史，有客到這裏來，走上走下，都不舒展，所以不請他們進來，因此題他一個名詞，叫做『獨坐』。

我教罷了書，沒有事做，就到這裏來休息。頭一件是研究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道理；第二椿窺探那關閩濂洛幾個道學的志向；第三椿把那左傳班馬揚雄劉向和那韓柳歐蘇曾王的文章細細咀嚼。如果還有閒暇的時候，就把那秦漢以後的古人行事，好的褒，壞的貶，確定那萬世的是非，這不是從容快樂的日子麼？

軒的前面，有個半畝多的小池，還有幾丈空地，池裏種些荷花，空地上面種些松檜竹柏。我坐在這軒裏，灰塵也飛不到，胸次也很開拓，左邊好像看那太行山，右邊好像對那東海，好像萬間的大屋，在我身邊輝映出來了。

我坐軒裏並非招待現在的客人，只有酬應已往的古人，碰着聖人，我就坐在弟子的位上，好像聽他教誨。碰着賢人，我就坐在朋友的位上，好像很親密的同他接談，遇到亂臣賊子，我就坐在法官位上，好像正在那裏責備他，懲戒他。所以坐的沒有常位，接的沒有常人，覺得天天忙忙碌碌，那裏能够獨坐呢！

但是我的忙碌，他人看起來，都是寂寞的，天地間的人，竟沒有坐我的

座位的，如果不叫他獨坐，也沒有人和我同坐，所以做這篇獨坐軒記。

寬題狹做法（始得西山宴游記）

唐柳宗元

西山，在今湖南零陵縣城西柳宗元醉臥處也。柳宗元字子厚，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後徙柳州刺史。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而歸。題前虛寫游山之樂，以為吓。正為吓。西山伏案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反點題字，下文一轉，便醒。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此方是正點題。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莽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几席之下。此處言西山之高。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隱避。萦青繚白，四望如一。以上言登西山之所見。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此處言然後知三字與上文悠然乎與瀨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

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此處游之寫宴樂然後知吾向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九年也。

評 着眼始字。一切游山公共話。無從擾其筆端。此文家寬題狹做之法。題之真面始出。是題得此。神乎技矣。

圖

(一) 僻人有罪之人也。柳宗元

(二) 隘與隙字通。

(三)

湘江

自廣西興安縣流入零

零

口。

(四)

染溪

即愚溪。在零

陵縣城西。

(五)

岈

深

下

(六)

洼

低

下

(七)

元和

唐憲宗

年號。

我自從做了犯人，住在柳州，心裏很是害怕。到那空閒的時候，不是緩緩的走，就是遠遠的遨遊。天天和那二三個同志，爬上高山，走到樹林深密的地方。還要照着灣灣曲曲的溪，去探訪勝景。那些幽泉怪石，沒有一處不走到的，到了一塊地方，便分開了草，坐下來，把瓶裏的酒倒出來喝，喝醉了就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的睡着了。意思裏有了極快活的事情，夢裏頭就顯出印像來了。醒了就起來，起來了就回來，以為這塊地方的山，凡有特別狀態的，都為我所有了；但是從來沒有知道西山的怪特，今年九

月二十八日，坐在法華西亭，遠遠的望那西山，纔知道他和別的很是不同，就叫僕人過了湘江，繞那染溪，把榛莽砍去，茅草燒掉，直到西山的頂上，方纔罷休。我就攀到山上，盤膝坐着，看那幾州的土地，都在我眼前，再看那高山的形勢，凸起來的，凹下去的；有像塹的，有像穴的。千里的遠，好像近在咫尺；那些挨挨擠擠，累累堆堆的，一切顯了出來；青的白的，把天空來做邊際；四面望過去，都是一樣的。纔知道西山是突出的，不是那小邱小陵可以比得上的。

我這時候心裏頭悠悠的，好像和大氣渾化在一起，摸不着什麼邊際；胸襟裏洋洋的，好像和造化在一塊兒遊玩，也尋不出什麼範圍；這時候酌滿了一杯酒，拿起來就喫，喫得漸漸的醉起來了，不知不覺夕陽下來了。蒼蒼暮色，從遠地方過來，到了眼前，還沒有看見，還不肯還去，但是心也定了，神也和了，和造化融化在一起。纔知道從前算不得遊，遊要從今天算起，我所以做這一篇記，這一年就是元和九年。

即景抒情法

(游定惠院記)

宋蘇軾

定惠院、禪院名，在湖北南岡縣東南，子瞻始至黃州，寓居院中。
後又遷居臨皋亭，至元豐七年與徐得師參寥師游定惠寺，即作

記此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人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朝筋脉呈露如老人頂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居處修深。竹林花園皆可喜。醉卧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誠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角錚錚然。意非人間也。音筆意亦復瀟灑。晚乃陽春白雪。忽遇知音。步出城東。遂寅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餅。其名為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檠橘。移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為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東湯代之。

評 筆意簡淡。神味雋永。

(註)

○參寥

禪師名

○枳

音紙常綠灌木高數丈枝多刺葉為長卵形花白秋間實熟

○雷氏琴

唐開元時雷氏所製

○主

溥官

○蘗橘

蘗音叢即橘也

○雪堂

在黃岡縣治東壁繪以雪景故名

黃州定惠院的東面，小山上頭，有海棠花一株，非常繁盛。每年到開花的時候，我必定帶了客，辦了酒，到那小山上去喝，計算起來，已經醉了五六回了。

今年又同參寥禪師，二三知己，再來看花，那知道園已賣去了，新主人因我去遊，修理一番，山上老枳樹很多，性質瘦韌，筋脉露在外面，和那老人的頂頸一般。他的花，色是白的，形是圓的，纍纍的掛在樹上，好像是一串一串的大珠，他的香色和別的花不同，這種樹別人都不歡喜他，漸漸把他砍去，有些人因我愛這種樹，把他剩下來的保存了。

喝完了酒，到那姓尚的家裏去休息，裏頭房屋，進深幽遠，竹林花園，看了使人歡喜。我有些醉了，睡在他家小板閣上，一覺醒來，聽得座客裏頭，有個崔誠老正在那裏彈雷氏所造的琴，聲音鏘鏘鏗鏘，好像有人在天明時候，對着悲風吹起角來，這種聲音，恐怕不是人間所有的，到將夜的時候，步行向東走，出城牆，沿着小溝過去，到何家韓家的竹園裏，却好

何氏在竹園裏造屋，已經把基地闢開出來，我們就在竹陰底下喝酒，這時候有一個主簿姓唐名劉年，送油煎餅來，這餅叫『甚酥』，滋味是很好的，那些客人，還要喝下去，我因為興致忽然沒有了，就一直還去。

路過何家小園，討些叢橘，把他種在雪堂的西面，坐客裏頭有一個姓徐的，也得着叢橘，把他帶到福建去，因為以後到什麼時候再能够聚會？現在還不能夠知道，所以把這事記出來，做後日談笑的資料，坐中的人，只有參寥禪師不肯喝酒，是拿棗湯來代替的。

逐段遞轉法

(五帝本紀贊)

漢 司馬遷

五帝黃帝頤項帝譽堯舜也司馬遷作史記以

論定之以贊

此一轉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亦不可徵

孔子

此二轉

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似可信又不可信

此三轉

余嘗西至空峒

此四轉

教固殊焉似乎可徵

是

此五轉

總之不離乎古文者近是矣不背尚書所載者為是

是又可徵

此五轉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先頤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載堯舜而不載黃帝頤項帝譽是不可徵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亦不可徵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似可信又不可信此三轉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似乎可徵總之不離乎古文者近是矣不背尚書所載者為是是又可徵此五轉

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勿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似。又可微此。六轉。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見於他說。七。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斷一余糸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應上不故著為本紀。書首。

○處處轉折。句句古奧。而不敢盡信之意。不用一筆抹煞。極生龍活虎之妙。

註

一 五帝德

大戴禮篇名

二 帝繫姓

孔子家語篇名

三 空峒

山名。黃帝問道廣成子處

四 淳鹿

山名。在今直隸淳鹿

南、東

五 古文

古文尚書也

太史公說：『學者都稱道五帝，已經常久了。』但是尚書裏頭，單單載堯以後的事情，那諸子百家裏頭講黃帝的事情，很是奇怪。所以當世士大夫，都不肯拿他來做憑證，那孔子傳下來的宰予問五帝德，和那帝繫姓兩篇，讀書人也不大信任，不去傳授了。

我曾經西到崆峒山，北過涿鹿郡，東到渤海，南游江淮。到了這些地方，年紀大的，個個講黃帝堯舜建都的地方，那風俗教化，和別處不同。總而言之，所說的和說的古文尚書差不多，那就有些對了。

我看那春秋國語兩種書，發明五帝德和那帝繫姓兩篇的大旨，很是明白，這也不必去管他，只要把風俗教化所表見的來一看，就曉得不是空話了，尚書脫落的地方不少，這遺失的東西，時時在別的書發現，若不是逢着歡喜好學問的，思想深刻的，心裏頭真能懂得意思的，總不能把這疑信參半的事，對着淺見寡聞的人講的。

我整理了一番，揀那最典雅的，排成一篇做本紀的領袖。

逐段遞轉法

（項羽本紀贊）

漢司馬遷

項羽、秦末下相人，名籍，
楚將、燕子、項梁之姪。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以興之暴主業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以諸人作觀。正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往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興之暴意及羽背闔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

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

五年對上三年正反乃引天亡。應上文興之暴意

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譯 以暴字作主。見得興既暴。亡亦暴。文不滿二百字。而層層轉折。面面周到。此文之以筆勝者。



一陳涉

秦陽城人。名勝。二世元年與吳廣起兵。

二五諸侯

燕齊韓魏趙也。

三背關

項羽與高帝分道攻秦。楚懷王派項羽入關中而封之漢中。

四懷楚

謂東歸而都彭城也。

五義帝

項梁立以為楚懷王孫心也。

約先入關者王之。高帝先入關。項羽背約。不封之關中。而封之漢中。懷王頃。項羽尊為義帝。後徙之長沙。令人殺之江中。

太史公道：『我聽得周生說，舜的眼睛，有二個眸子；又聽得說，項羽的眼睛，也有兩個眸子。』難道項羽是舜的後嗣麼？羽的起來，為什麼能够這樣快呢？

自從秦朝失了政治，陳涉第一個起事，一輩英雄好漢，一齊起來，個個想爭天下，說不盡許多。那項羽並沒一尺一寸的土地，從村莊裏出來，趁勢起事，三年裏頭，帶了五國的兵，把秦朝滅掉，拿天下的土地分開來，有封王的，有封侯的，政治統統由他一人發出來，自家定一個名稱叫做霸

王，雖沒有好結局，但是從近代算起來，却没有這等大人物。

到後來不拿關中封給高帝，自己又想着楚國，建都彭城；而且把義帝趕掉，自己做天下的共主；反而怨恨諸侯反對他，他就難了，自己誇張功勞，專靠私智，不去師法古人，還說霸王的事業，可拿詐力來經營天下，不到五年，國就亡了，身也死在東城了，自己還不覺悟，不曉得責備自己，那就錯了。

他倒說天要亡我，並非用兵的罪惡，這不是他走錯了路麼？

抑揚搖曳法

(管晏列傳贊)

漢 司馬遷

管即齊之管仲、晏即齊之晏子也。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者其言之也。二子書言其詳史公故言其畧。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說明列傳之本意作管晏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先貶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申明本傳中因而伐楚固豈管仲之謂乎。此處抬高管仲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是轉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晏子筆非撥亂之才故不能討賊故至其諫說犯君之顏申明本傳中此所謂進責其無勇此欲揚先敗法危言等句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國不用一實筆。此贊語中之超絕者。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怒弓故不發。文境似之。

國一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皆管子中篇名

二晏子春秋

晏子所作之書名共計七篇

三將順

其美三句

見孝經事君章

四進思盡忠二句

亦見孝經事君章

太史公道：『我讀了管子裏頭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和那晏子春秋，知道這兩部書，已把管晏的事情，說得很詳細。我已見他們所著的書，就要看他們所做的事。所以替他編一篇傳，至於他們的書世上都有了，我可以不論；單單論他的軼事。』

管仲大家都稱他是賢臣，但孔子說他器小，難道為了周朝微弱，桓公既是一個賢主，不拿王道來勉勵他，只教他做成一個霸主的緣故麼？古語說：『有好的事情幫助他，有壞的事情糾正他。』這樣做去，在上的和在下的，

就會親近了，這句話不是指着管仲說麼？

當晏子伏在莊公尸上，哭到喪禮成就，方纔退却，不能够討崔氏弑君的罪惡，這不是見義不做，沒有勇氣的人麼？講到平日他能够犯了國君的顏色，去極力諫爭，這不是進去時想盡忠，退出時想補過麼？
假使晏子活到現在，我就替他拿馬鞭子，也是歡喜的！

虛神宕漾法（孔子世家贊）

漢司馬遷

史記有二十世家，皆記諸侯之世系，以其子孫皆有國土，故曰世家。孔子非諸侯，而亦稱世家者，以聖人為萬世師表，故列孔子於世家也。凡世家及列傳，其後皆有贊，此亦史臣之論斷耳。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引用詩句作虛籠之勢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觀遺書而嚮往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觀遺器而嚮往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子身分愈高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大聖如孔子。又何待贊。史公只就其嚮往之心。淡淡寫之。虛神宕漾。無限低徊。此文家避實擊虛法也。

〔註〕

（一）景行

大道也

（二）車服禮器

遺器也

（三）六藝

易詩書禮樂春秋也

太史公說：詩經上說：『很高的山，可以瞻仰的；很大的路，可以去行的；雖不能到，但是心裏頭終究對着他的。』

我讀孔子的書，就想見他是什麼樣人。後來到魯國，看那孔子的廟堂車服禮器，再看魯國的學生，都在他家裏學習禮節，我就跑來跑去的看，捨不得走開。

天下的人，自從君王到那賢人是很多的。生前個個榮耀，等到一死就消滅了。孔子不過一個布衣罷了，傳了十多代，講究學問的，沒有一個人不推尊他，上從天子王侯，和那中國研究六藝的，都拿孔子來做標準，這可以算得高到極點的聖人了。

堆疊取勢法

（伯夷頌）

唐韓愈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於其弟而逃者。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此數語已為伯夷立業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益天下一人而已矣。高一層說至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矣。以起下句說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首項行之意特立獨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得此翻騰之身分愈高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後一句讀活之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反應上文是而非數句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伯夷抬高伯夷。自合頌體。通幅以篤於信道作主。見得伯夷特立獨行。可以不朽千古。公亦因之不朽矣。

註

一 泰山

五嶽之一，在今山東

二 微子

殷紂之庶兄，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

三 伯夷

以為不可

武王伐紂，伯夷扣馬

四 謙

心食其粟

殷亡，伯夷心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

特立獨行的高士，只顧向道義一方面走去，不去管別人家談論是非，這種人，都是豪傑；對那道義，信得很堅；對着自己，很明白本分的，一家的人，說他不對，他仍舊竭力做下去，沒有一些兒疑惑，這種人已經少了；那一國一州的人，都說他不對，他仍舊竭力做下去，沒有一些兒疑惑，天底下不過找到一個了；至於一世的人，通通說他不對，他還能够竭力進行，沒有疑惑，這種人千百年裏頭，不過碰着一個；像伯夷這個人，盡天地的廣大，歷萬古的長久，他一些兒不顧忌的，日月明到極點，同他一比，就失明了；泰山高到極點，和他一比，也不覺得高了；天地寬大到極點，也不能把他容納下去。

在殷朝滅亡，周室興起來的時候，微子是賢人，抱着祭器去了。武王周

公是聖人，帶了天下的賢人和諸侯，去攻擊殷朝，沒有一個人說他不是，只有伯夷叔齊，偏偏說他不對，殷朝滅掉了，天下的人，都歸向周朝；他們倆偏不肯喫周朝的米，情願餓死，一點兒不顧惜，照這樣看來，他們究竟為什麼呢？也不過對那道義，信得很堅；對着自己，很能明白本分罷了。現在世界上的士人，只要有一個平常人說他好，他就自以為有餘了；只要有一個平常人，說他不好，他就自以為不够了。他們兩個，偏偏說壞聖人，相信自己的意見，聖人是萬世做人的標準，我所以說像伯夷這種人，是特立獨行，窮天地的廣大，歷萬古的長久，他不去顧忌的。但是沒有了這兩個，恐怕亂臣賊子，後世還要多呢！

即景生情法

（陋室銘）

唐劉禹錫

陋室者，禹錫以所居之室鄙陋，自為銘以表彰之也。
按銘詞多自警此獨自得亦銘體之獨開生面者也。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寫室中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寫室中可以調素琴，閱金經。寫室中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

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論來不笑。去不竭。豪情雲上。逸趣風生。尺幅中大觀也。

註

○德馨

書經云。泰復聲明德惟馨。非

○南陽

郡名。即今河南南陽縣。及湖北襄陽縣之地。

○諸葛廬

今河南鄧縣西南有諸葛亮宅。即三

○子雲

揚雄字子雲。漢人。西蜀

諸葛亮宅。即三草廬之處。

○子雲

揚雄字子雲。漢人。西蜀有玄亭。即子雲所居者。

山不必高，裏頭有了仙人，山就著名了；水不必深，裏頭藏了龍，水就靈了。這固是一間簡陋的屋子，但是我住在這裏倘使能够修養道德，那就馨香起來了。

天井裏的苔，蔓延到階沿上面，正是綠得可愛，草的顏色，照進簾子裏來，又是青得可愛，說說笑笑的，盡是博古通今的大儒；來來往往沒有一個俗人在這屋裏，可以彈樸素的琴，也可以看那佛家經，並無絲竹的聲音，亂我的耳鼓；也沒有文書公事，勞我的形神。

好比南陽孔明的住宅，又像那西蜀揚雄的玄亭，這真是孔子所說的簡陋有什麼要緊呢！

跌宕傳神法（祭田橫墓文）

唐韓愈

橫為齊田氏族，楚漢之際，田榮田廣相繼為齊王，橫相之，及齊亡，與其徒遁入海島。高帝赦其罪而招之，橫自剄，其徒五百人亦殺。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此言祭橫其詞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希孰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必為後人所感死者不復生嗟予此去其誰從橫死而我等悲悼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鋌抑所賓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歸咎於天正是一時高田橫身分昔闕里之多士孔子亦云其遑遑以孔門之士陪覲而兼重田橫之徒之意自在言外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臨陳詞而薦酒魂勞第而來享

國

田橫高義固自可貴。文傷其得士而不能興慷慨激昂歎歎欲絕。

國

（一）貞元唐德宗

（二）東京

在今河南洛陽縣

（三）閼里

孔子之故里，在今山西平定縣城內西隅

通、跪

貞元十一年九月，我到東京去，走過田橫墓下，就想到田橫的高義，能够得士的死力，因此拿酒祭他，做了一篇祭文。

說道：天下的事情，竟有隔了百代，還能够使我心感動，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心？若說不是世界上稀少的，為什麼使我歎歎欲絕，情也不能自禁？我看遍了天下的人，沒有一個像夫子的作為，但是人死不能復活，我丟開了這裏，還有那個可從？

那時候強秦紛亂，得着一士，就可以稱王，現在得了五百人，夫子還不能脫掉劍的鋒銳，難道這五百人，不是豪傑麼？大約這是天命的有常，聖門有了許多賢士，孔子還是栖栖皇皇，只要方向沒有走錯，就是狼狽，也沒有什麼傷。

古時候死的很多，夫子的死，直到現在，還有輝光，我跪在這裏進詞，又在這裏進酒，夫子的魂魄，好像憑空的來享。

一氣呵成法（祭石曼卿文）

石曼卿名延年，歐陽修之良友也。

宋歐陽修

某年月日歐陽修謹遣李馭。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同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邊說死一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此以上言曼卿鳴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髡鬚。子之生平。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此想前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壞。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此處說到元後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鷺禽。駭獸。悲鳴躡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鼴鼯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此段悲曼卿。嗚呼。曼卿感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此段悼之悲尚饗。

評駭浪驚濤。不是淒風苦雨。祭文中僅見之作。

註

(一)清酌清酒也

(二)庶羞珍物也

(三)軒昂貌也

(四)磊落光明貌

(五)突兀崢嶸皆高峻之意

(六)

燐鬼火也

(七)螢蟲名、腐草所化也

(八)鼯鼈音吾，生皆鼠屬也

某年某月某日，歐陽修差李數到太清地方，拿一杯清酒，辦了幾樣菜，祭我的亡友曼卿；并做文一篇來弔他，說道：

唉！曼卿！活的時候為英俊，死了後來，必定有靈和那萬物同生同死，終究要沒有的。這是暫聚的形，不和那萬物同盡，能够永久存在的。這是後世的古來的聖賢，個個都是這樣，看那簡冊所載，昭昭的如日如星。

唉！曼卿！我已經長久不見你了！還能够依稀彷彿，想像你的生平，我想你的為人，氣宇很是軒昂，心地也是磊落，而且又突兀又崢嶸，如今埋在地下，想起來不會變成朽土，必定結成金玉的精，假使不是這樣，或者變成了千尺的長松，或者變成了一種靈芝，欣欣的生了九莖。那知道荒煙裏頭，野草蔓延，荆棘縱橫，這時候風很淒了，露也下了。走的是燐，飛的是螢，但看見那牧牛的兒童，採樵的老人，唱着歌，走上走下。還有那可驚的飛禽，可怕的走獸，有的悲鳴，有的躑躅，悽淒慘慘的咿嚶。現在尚且這樣，到後來千秋萬歲，難道墓的穴裏，不藏那孤貉和鼯鼈麼？這是

自古聖賢，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獨不見一堆堆的曠野，和那寂寂寞寞的荒城。

唉！曼卿！有盛必有衰，我也知道這個道理。但是想起從前，禁不住悲涼悽愴，不知不覺的對着風淌眼淚，終不能够像那太上的忘情；請你饗這一席的祭。

題前蓄勢法（晏子不死君難）

周左邱明

晏子名嬰，齊之大夫也。齊莊公死於崔杼之家，晏子不能討崔氏，又不能死，故曰不死君難。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君不君臣不臣，不可以不死。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有此三排，正是逼君民者，豈以陵民？歸出下文社稷句。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養指人臣一邊說。是養也。亦歸重社稷說。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言君為社稷而死，亡臣亦應當死，云從對面說。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莊公為自己貪色而死，臣即可不必死。誰敢任之？

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律以死亡之義未有主名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踴而出晏子對於君臣之情已盡於此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註前用死亡歸三層無非為社稷句蓄勢見得莊公之死非為社稷而晏子可以不死之意自在言外太史公譏其見義不為尚屬翻案文字

註 (一) 崔武子即崔杼也 (二) 奚姜宋公之妻崔子見其美而娶之也 (三) 莊公名光齊之君也私至莊公家與崇姜淫 (四) 口實口中食物猶言俸祿也 (五) 私暱親愛之人也 (六) 枕尸股晏子以莊公之尸枕於己之上而哭之也 (七) 興哭畢也

崔武見奚姜很美，就娶他做妻。後來齊莊公和他私通，崔子就把莊公殺了。晏子知道了這件事，就到崔子家去，站在門外，晏子左右的人問道：『你死麼？』晏子答道：『難道這是我一個人的君麼？我為什麼死呢！』這個人又問道：『你去麼？』晏子又答道：『難道我得罪與君麼？我為什麼逃呢！』這個人又問道：『你還去麼？』晏子又答道：『君死了，我還到那裏去呢？』

總之做君的並非叫他欺嚇百姓，是叫他做社稷的主人；做臣子的，也不是貪些俸祿；是靠着社稷而生存的。所以君為社稷而死，臣應該和他同死。

；君為社稷而亡，臣也應該和他一起出亡；如果為着自己的事而死，為自己的事而亡，不是他的私人，那個去殉難呢？況且人家把他的君殺掉，我為什麼要死？為什麼要亡呢？也用不著還去。

不多一刻門開了，晏子走進去，把莊公的尸，放在股上，哭了一番。哭完了立起來三跳走了，有人對崔子說：『必定要殺他』。崔子道：『這是百姓敬重的人，把他免了可以得民心』。

題前蓄勢法（宋玉對楚王問）

楚詞

楚王，即楚襄王、懷王之子也。宋玉，屈原弟子，為楚大夫。

問得奇怪宋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起下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詞。四排客有歌於郢中者。其

此曲名

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此為最下之二曲名

其為陽阿蕷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此曲名

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

十人。此曲又比高故和者更少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此為最高之曲故和者愈少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總結上文引起下句故鳥有鳳而魚有

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翶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鶠。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說到正意用反筆却好

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不舉句回應首段

評 純用喻意。而身分愈比愈高。行文亦心花怒放。意蕊紛披。

○ 鄭

楚都。即今湖北江陵縣北境。

○ 下里巴人

二曲名

○ 陽阿蘿露

二曲名

○ 陽春白雪

二曲名

○ 崑崙

山名

○ 碣石

近海之山見禹貢

○ 孟諸

譯名今河南商邱縣東北

楚王問宋玉道：『先生的行為，恐怕有些缺失，那為士的為民的為什麼不稱贊先生呢？』宋玉答道：『唯唯，這是或有的，願大王寬我的罪，讓我發揮這層道理，從前有一個在那郢都唱歌，起初唱的曲子，一叫『下里』，一叫『巴人』，這曲子很是低下，國裏聚攏來和他的，倒有幾千人，後來唱『陽阿』『蘿露』，國裏和他的，只有幾十人了。等到羽音商音，一齊奏來，再把那徵音撓雜入下去他的，只有幾百人了。後來唱『陽春』『白雪』，國裏和

，國裏和他的，只有幾個人了。可見得曲子越高，和的人越少了。

再看那鳥裏頭的鳳，魚裏頭的鯢，那鳳凰上飛九千里，冲過雲霓。青天駝在背上，浮雲亂在足下，在杳杳冥冥裏飛來飛去，那藩籬旁邊的小鶲，怎樣可同他談天地的高下呢！鯢魚從早晨在崑崙動身，在碣石上曬他的鬚，到天暮的時候，就在孟諸上住宿，那一尺見方的池裏頭的小鯢，怎樣可以同他量江海的廣大呢？

大的東西，不單單鳥裏有鳳，魚裏有鯢，士人也是有的，聖人有了遠大的志，竟抱了不凡的行為，離了衆人，一個人發揮他的意見，那世俗的凡民，那裏知道我的行為呢！

題前蓄勢法（唐雎說信陵君）

唐雎，戰國時魏人。信陵君，魏昭王之少子，名無忌。

國策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信陵君有德於趙，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不忘者。」突起數句，極妙極極。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

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此四句是賓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言我受人之德。此二句是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言人受我之德。即信陵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點清正氣今趙王自郊迎猝然見趙王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評文祇為不可不忘四字蓄勢前幅純用襯托之法入後方逼到信陵君人祇見其氣之盛故不覺其詞之複傑作也。

註一晉鄙魏將也因畏秦而不敢進止於蕩陰二邯鄲戰國時之趙都即今直隸邯鄲縣其時秦人圍之三破秦人信陵奪晉鄙軍以退秦兵

信陵君殺晉鄙去救邯鄲攻破秦軍保存趙國趙王親自到城外去迎接他。

唐雎告信陵君道：『天下的事情，有不可知道的，有不可不知道的；有不可忘記的，有不可不忘記的。』

信陵君聽了，便問道：『這是什麼講？』唐雎答道：『別人家怨我，我該當知道的。我怨別人，是可以不知道的；別人對我有恩惠，是不可忘記的；

我對別人有恩惠，是不可以不忘記的。現在你殺了晉鄙，去救邯鄲；攻破秦人，保全趙國，這是大大的恩德，趙王親自到城外來迎接，匆匆的去見趙王，我願你忘掉這一回事大德纔好！

信陵君道：『你的教訓，我謹謹的記牢了。』

起段奇突法（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

趙威后、趙惠文王之后也、齊使、齊王之使者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書未開封而歲亦無恙耶。不先問王而先問歲與民又奇。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

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不先問王而先問歲與民又奇。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

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

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威后以歲與民為本。以王為末。見得威后重民。故其問如是。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哀鰥寡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

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何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勿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總結上三段於陵仲子尚存乎。不曰無恙而尚存筆法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就此段對照上三段

評

威后之間。處處重民。行文亦逐段變化。無堆塚生硬之痕。妙文亦奇文也。

註

(一)齊王名建 (二)問聘問也 (三)鐘離複姓 (四)兩食字皆去聲 (五)亦衣之衣皆去聲 (六)葉陽子葉音攝齊之隱士也 (七)息安息之意 (八)北宮複姓 (九)嬰兒子女名 (十)瑱古時婦人充耳之玉 (十一)於陵齊邑也

(十二)仲子人齊

齊王差一個使臣，聘問趙國的威后，國書還沒有拆開，威后便問使者道：『齊國的年歲熟麼？百姓好麼？齊王安健麼？』使者聽了，很是不悅，便答道：『臣奉命到這裏來，現在還沒有問着王，偏偏先問了年歲和百姓，把賤的放在前頭，尊貴的放在後面，這是應該的麼？』威后說：『不是這樣講的，如果没有年歲，那裏有百姓；沒有百姓，那裏有君主。』所以我這樣動問

，難道丟了根本去問枝葉麼？使者沒有回答。

威后又問道：『齊有一個處士，名叫鍾離子，現在還好麼？這人很喜施捨，有糧的人受他的養，無糧的人也受他的養；有衣的人，受他的衣，無衣的人，也受他的衣，這是幫助齊王周濟百姓的，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用他呢？葉陽子現在好麼？這個人見了鰥寡，就去哀憐；見了孤獨，就去周卹；救人家的困窮，補人家的不足；這是幫助齊王安靖百姓的，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用他呢？北宮氏的女子嬰兒子現在好麼？他把環瑱丟掉，到老不嫁，奉養父母，這是在百姓面前提倡百姓一概孝道的。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叫他來朝王呢？這兩個處士不用，一個女子不朝，怎樣能够做齊國的王，保惠萬民呢？

於陵子仲還在麼？這個人，上頭不做王的臣子，下頭不治他的家事，中間不和諸侯結交，是倡導百姓走到無用的路途去的，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把他殺掉呢？

起段奇突法（顏斶說齊王）

國策

顏斶，戰國時齊人也。齊王即齊宣王，名辟疆。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寫齊王何驕傲左右曰。王人君也。獨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其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寫斶何等高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絕妙引證仗齊王下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為弟子。願請受為弟子。關氣奪却好起前語後恭肖惟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仍做本色。顏斶辭去。所以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勿寶貴矣。然太璞不完。此是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也。然形神不全。此是意。斶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評 前幅寫顏斶何等高貴。入後寫顏斶何等淡泊。使曳裾抵掌之人。一齊愧死。

註

一 柳下季

即柳下惠壘塚也。言不淮在龍旁採薪也。

二 太牢

本指牛而言。此兼言牛羊豕三者。

三 麗都

華美。

四 太

璞玉之在石中者。

五 虞樂

與娛同。

齊宣王見了顏斶，便說：

斶！

走過來！

斶也說道：

王走過來！

宣王聽了

很不舒服，左右的人說：

王是人君，

斶是人臣，

現在王叫你上前，你也

叫王上前，這使得麼？

斶回答說：

斶前，

叫做慕勢；

王前，

叫做趨士；

與

其叫斶得着慕勢的惡名，還不如叫王得着趨士的美譽！

宣王聽了這番話，

面上很不好看，便問道：

王貴呢，還是士人貴呢？

斶對道：

自然士貴，做

王的沒有什麼高貴！

宣王說：

這句話有理由麼？

斶對道：

有的，從前秦國

攻齊，出一個號令說：「軍人有敢在離柳下惠墳五十步裏頭一採柴，定要殺一千鑑！」照這樣看來，生王的頭顱，比不上死士的坟墓了。

宣王聽到這裏，嘆了一口氣說道：「君子怎樣可以欺侮呢？這一回的沒趣，是我自己惹出來的。從今以後，我情願做先生的弟子了，我還要優待先生，先生和寡人一塊兒游玩，喫的時候，定要太牢，出的時候，定坐車子；妻子着的衣服，都要華美。」顏斶聽了，便告辭道：「王生在山上，一經雕

琢，就要破碎；成了器皿，果然寶貴；但是他的原質不完了。士生在草野裏，一經選錄，就有俸祿；得了爵位，果然尊顯；但是形神不全了。獨情願喫得遲一點，就算喫肉；走得慢一點，就算坐車；不犯刑法，就算貴顯；我要把清靜貞一來做娛樂品。說罷，拜了二拜去了，君子道：『像獨可以算得知足了。』能够保全天真，還復原質自然，終身不受羞辱了！

推闡題義法（子產論政寬猛）

周左邱明 左傳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大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以火喻猛，以水喻寬，語頗切當。故寬難，疾數日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用寬之意，母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過寇虐，慘不畏

明糾之以猛也。解釋詩句用猛之意柔遠能通。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
練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此又解詩句用和之意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論子產尚猛而能以寬濟之。非太叔所能及。行文有引證。有斷制。非深知為政大體者不足以語此。

註○子太叔即游吉。鄭大夫也。○萑苻音桓蒲。澤名也。○民亦勞止四句出詩經大雅民勞篇。○母縱詭隨四句同上。○詭隨不可放也。人謹之意。言遏止寇虐與夫不畏明法之人也。○柔遠能通二句出詩經商頌長發篇。○不競不練四句出詩經商頌長發篇。○競強也。○練急也。○布政言湯王不強柔故能行政。競有餘裕。百姓聚集也。

鄭子產有了病，對子太叔說：『等我一死，你必執政，只有那有德的人，能用寬來服民；次一等的，只好用猛。你看火勢很是利害，百姓遠遠的望見就怕了。所以人死在火裏的很少，那水性軟弱，百姓多要去親近他，戲弄他，所以人死在水裏的很多。照這樣看來，寬是很難的』。過了幾個月，子產死了。

這時候太叔當政，捨不得用猛，放寬辦理，從此鄭國多盜，萑苻裏竟出了姦人的重案。太叔就懊悔起來了，便道：『我早聽子產的話，何致弄到這個地步！』就發了一枝兵，攻那萑苻的大盜，一概殺掉，盜纔沒有了。

仲尼聽了便贊道：這個法子很好，政治太寬，百姓就要傲慢，必須用猛來糾正他；政治太猛，百姓就要傷害，必須用寬來救濟他，拿寬來救猛，拿猛來救寬，政治自然和平了。我再拿詩經來證明，那詩經上說：『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這是用寬的說頭，又道：『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這是用猛糾正的話，又道：『柔遠能通，以定我王』。這是用平和治國的話，又道：『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這是用平和到極點的話。

等到子產死了，仲尼得着消息，便出涕道：『子產是得着古時候傳下來愛民道理的。

借賓定主法（魯共公擇言）

魯共公魯君也、擇言、擇善而言也、

國策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謙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六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勿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連臺四排是賓却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對上字昔字此一排頂上進酒一排美也此一排頂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上調味此一排頂上臺池有一於此足以亡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註前四排以參差勝。後四排以整飭勝。亦莊亦雅。有筆有書。得正喻夾寫之妙。

註

一儀狄

夏時人。與衛同口。

二陳

與衛同口。含物也。

三南之威

春秋時之美人。楚莊王也。

四楚王

楚莊王也。

五強臺

華臺也。

六崩山

高山也。

七江揚子

江也。

八湖

即洞庭湖也。

九白台

間須人。二美。

十夾林蘭臺

皆梁王游觀之

處也。

戰國時，梁王魏嬰，有一天在范臺地方，請諸侯們喝酒，喫得高興時候，請魯君舉杯，魯君立起來，避開正席，揀了幾句好話說道：從前有一個帝女，叫儀狄造酒，造得很好，就獻給禹王，禹喝了這種酒，覺得很甜，從此就把儀狄疏遠了，酒也不喝了。他說：『後代必有歡喜喝酒，亡掉他的國度的。』齊桓公有一天到夜裏還不想喫東西，易牙拿了很好的肉，有煎的，有熬的，有燶的，有炙的，調和了五味送進去，桓公喫得很飽，到了天亮還不覺得餓，便說：『後代必定有因為貪喫好東西，亡掉他的國度的。』晉文公得了美人南之威，三天沒有到朝堂來辦事，就拿南之威趕掉，他說：『後代必定有為女色，亡掉他的國度的。』楚王登強臺眺望崩山，左邊看揚子江，右邊看洞庭湖，跑來跑去的，看快活得死也忘掉了，從此罰咒不到強臺。便說：『後代必定有歡喜臺池，亡掉他的國度的。』

現在主君杯子裏的東西，就是儀狄的酒；主君的美味，也和易牙所調的差不多；左邊坐着白台，右邊坐着閭須，這就是南威的美色；前面有夾林，後面有蘭臺，這就是強臺上望出去的景緻，只要歡喜了一件，就可以亡

國，現在主上四樣完備，怎麼可以不留心呢？梁王聽了連連說好。

借物寫照法（賣柑者言）

明劉基

柑果屬劉基，名伯溫，明時人。佐太祖定天下。

此作借賣柑者之言，以諷當世之執政者。

杭有賣柑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憚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暗藏欺字，為下伏案之言，以諷當世之執政者。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耶？指文盜起而不知御民。固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能建伊臯之業耶？將說武侯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數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暗頂敗絮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無以應。退而

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歸到本題

仍不
蹈貴

評 痛快之意出以諷刺之詞。尸位者見之定當俯首。

註

一 虎符古之兵符也 二 輜比虎皮之荷也 三 干城詩經公侯干城言可外侮禦內亂也 四 孫吳孫即孫

吳起

伊臯伊即伊尹

臯即臯陶

六 東方生漢之東方朔

也善諺諧

杭州有一個賣柑的人，很會藏柑，過冬過夏，可以不壞。拿出來光彩仍舊煥發，質地好像白玉，皮色好像黃金；拿刀劈開來一看，裏頭枯得不像樣子，同敗絮一般。我很覺得是奇怪，便問賣柑的道：『你把這柑賣給人家，還是放在邊豆裏面祭神道，供賓客呢？還是拿外皮的色彩來欺騙笨人和瞎眼呢？你的欺人法子也太利害了。』

賣柑的笑道：『我做這行業，已經好幾年了。我靠他養活我的身子。我賣出去，人家買進去，從來沒有人說話，單單你一個人不滿意麼？世上騙人的事情，很是不少，難道只有我嗎？恐怕你沒有想一想，你看那掛了兵符坐在虎皮椅子上，好像是邊疆的大將，試問他孫臏吳起的將畧，能够知道

麼？戴了高帽，拖了長帶，好像是廟堂的宰相。試問他伊尹臯陶的功業，能够做得到麼？盜賊起來，他不能够想法子去平定；百姓的困窮，他也没有好法子去救他；官員作弊；他也不能去禁止；法律有廢壞的地方，他也不能整理。白喫了倉庫裏的祿米，他也不曉得羞恥；看他坐在高堂，騎着肥馬，飲的是醇酒，喫的是珍羞，那個不說他巍巍的可畏，赫赫的可象，這不是外面像金玉，裏頭是敗絮嗎？你現在不去攷察這種人，倒來攷究我的柑。

我聽了一聲也答不出來，後來把他的話想一想，好像東方朔一流人，難道他恨世界上的邪人，借柑來數說他一番麼？

借物寫照法

司馬季主論卜

明 廖 基

司馬季主漢時之楚人游學長安賣卜東市東陵向之間卜
按秦邵平封東陵侯秦亡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以自給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卜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蟄者思啟。久憇者思嘆。吾聞之蓄極則洩。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二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似

明妙極。說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含蓄不盡。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申明又何為句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臺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蕡。昔日之象白駒峰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連用六排將循環之理。說得淋漓。皆申明何以卜為之旨。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以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此四句應上一冬一春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深谷。此四句應上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複一一起一伏句。

評 盛極必衰。復極必剝。文從此立論。正為東陵侯釋疑。無牢騷之詞。有含蓄之妙。固自可貴。

註

(一) 凤笙龍笛皆曲名。梁武帝製。

(二) 鬼燐。鬼火。

(三) 象白駒峰。珍貴之品。

(四) 蜀錦齊紈。謂山川。

東之絲
織物也

東陵侯失了封爵，到司馬季主那裏去問卜。季主問道：『君侯為什麼要問卜？』東陵侯道：『久睡的想起來，久伏的想出來，鬱得常久的，想打嚏；蓄得利害，就要發洩；悶得利害，就要通達；熱到極點，定要起風；擠到極點，定要開通；冬去春來，沒有屈而不伸的道理；一起一伏，沒有去而不來的情形，我心裏疑惑得很，要請先生教我。』季主道：『照這樣說來，你早已明白，也用不着問卜。』東陵侯道：『我雖知道大略，還沒有知道底細，願先生完完全全的教我。』季主又道：『唉！天道没有一定的，單單幫那有德的人，鬼神也不是一定靈的，靠着人纔能够靈，著是枯草，龜是枯骨，都是一件東西罷了。人比萬物，究竟要靈得多哩！為什麼不去問自己，倒來請教這些物類呢？

且為什麼不想從前呢？有了從前，應該有今天，那破磚堆積的地方，墻垣塌倒的地方，就是從前的歌臺舞館，荒榛斷梗，就是從前的瓊蕤玉樹；飲露的蠶，吟風的蟬，就是從前的鳳笙龍笛；死鬼的燐，流光的螢，就是從前的金缸華燭；秋天的荼，春天的蕡，就是從前的象白駝峯；很紅的楓

，雪白的荻，就是從前的蜀錦齊紝；從前沒有的，現在有了，也算不得過分；從前有的，現在沒有了，也算不得不；有了畫一定有夜，開了花一定要謝；有了春，一定有秋；東西老了，一定有新的來代替；急水下面，定有深潭；高山下底，總有深谷；君侯早已知道，也用不着問卜了。

借物寫照法（良馬對）

宋岳 飛

岳飛字鵬舉，宋時相州湯陰縣人。為宋之名將，後為秦檜所害，下獄死。

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此言良馬之材，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踢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焉。此言駕良馬之性質，以觀上文。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駕鈍之材也。此言駕馬之材能，能以觀上文。良馬之材能，能以觀上文。

高宗稱善。

評

以駕馬比較良馬。是文家對照法。妙在語有雙關。而良將之所以為良。自在言外。措詞精闢。可謂深人無淺語。

註

○高宗徽宗第九子、欽宗之弟也。初封康王。至靖康二年始即位於南京。○介甲○褫即解脫之意。○秣飼馬之穀也。

五 駕鈍馬之最劣者。

宋高宗問岳飛道：『你得着好馬麼？』岳飛答道：『我從前有兩匹馬，每天要喫芻豆幾斗，要飲泉水一斛；但是假使把那些東西，不弄得很精細，很清潔，他便不肯喫，等到着了甲，走起路來，起初並不見得很快，走了百里，纔起勁起來，從午時直到酉時，還可走二百里。卸了鞍甲，他並不喘息，也不出汗，好像沒有跑過路的樣子，這是食量很大，不肯貪圖小便宜；力氣很足，不肯在一時候用完；真是能走遠路的好材料。』

可惜這兩匹好馬，都已死掉，現在所騎的馬，每天食料幾升就够了；看見了粟就喫，沒有什麼揀擇的；見了水就飲，也不講究清潔的；人纔騎上，他就飛快的跑。走了百里，氣力沒有了，汗也出了，氣也喘了，好像要死的樣子。這是喫得少，容易飽，歡喜賣能，一用就完，真是沒中用的東

西。

高宗聽了，便說：『這幾句話，是不差的。』

比較論斷法（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漢光武

耿弇東漢茂陵人，封好畤侯，其時張步屯兵祝阿，弇擊拔之，進攻臨淄，又拔之。

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何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兩兩比較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天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馬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翻前後皆贊美耿弇，中間偏插入田橫張步一段，以激動張步之歸誠，而首尾仍是相應，真是絕妙文字。

國

（一）歷下地名，在今山東歷城縣

（二）祝阿漢之縣名，在今山

（三）信擊已降

田橫立兄

國子廣為齊王，而自相之。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王廣，及其相，酈生弟商也。高帝詔田橫以故烹之。酈生弟商也。高帝詔田橫即至，不得與田橫為仇，敢動搖者致夷族。

（五）張步殺伏隆光武使伏隆東海太守，步欲留，伏隆拜步為

大司徒名湛，伏隆之父也。○南陽即舂陵也，在今湖北來陽縣東。○建大策謂建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之計策也。

漢光武到了臨淄，親自慰勞軍隊，羣臣都來聚會。

光武帝對耿弇道：從前韓信在歷城下，攻破了田廣的兵，他的事業，就此開頭，現在將軍在祝阿攻破了張步的兵，將軍的功勳，也從此發端了。這兩處都是齊國的西界，拿功績比較起來，原來沒有什麼高下。但是韓信打破的是已降的田廣，將軍拔掉的是很利害的張步，功勳比韓信更大了。

我又想到田橫，烹了酈生，高祖要田橫來降，就叫酈生的兄弟，不把田橫當做仇敵，現在張步殺了伏隆，倘使張步來降，我也要叫大司徒不去怨他，這兩件事情，也很相像的。

將軍前在南陽，曾定下很大的計策，常常胆小，恐怕不能做到。那知道到了今天，有志的人，果然成功了。

一編入手……有情人定感纏綿

仿古字版

著名勝紀臺章

刊叢

著名勝紀臺章種二十集書本

脂胭地北 粉金朝南

花烟載記人才 舞歌量評士名

三一掛號 分角寄費 合訂
精裝一冊價六角

萬卷開懷……當意者自宜反復

板橋雜記	余懷著
續板橋雜記	珠泉居士著
秦淮聞見錄	雪樵居士著
秦淮畫舫錄	捧花生著
畫舫餘譚	捧花生著
白門新柳記	許豫著
吳門畫舫錄	簡中生著
燕臺花事錄	蜀西樵也著
潮嘉風月記	俞蛟著
竹西花事小錄	芬利官行著
海陬冶遊錄	玉鵠生著

世界書局發行 培